

26003

56





前燕錄一

春秋卷第二十三

魏散騎常侍崔鴻撰

慕容廆

慕容廆字奕落瓌鮮卑人也本出於昌黎之棘城晉高辛氏遊於海濱畱少子厭次以君北夷遂世居遼左邑於紫濛之野號曰東胡其後與匈奴竝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風俗官號與匈奴畧同秦漢之際為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為號其十一世祖乾歸者乾歸述異記作乾羅見神著



金銀襦鎧乘白馬金銀鞍勒自天而墜鮮卑神之推爲君長曾祖莫護跋魏初帥諸部落大人自塞外入居遼西從司馬懿討公孫淵有功拜率義王始建王府一作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少年多冠步搖冠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音訛爲慕容遂以慕容爲氏祖木延左賢王從母丘儉征高驪有功加號大都督左賢王父涉歸一名奕落韓以全柳城之勲進拜鮮卑單于遷邑遼東北於是漸變胡

風自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卽以慕容爲姓嵬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晉安北將軍張華雅有知人之鑒嵬童丩時往謁之華甚歎異謂曰君長必爲命世之器定難濟時者也因以所服冠一作憤簪遺之以結殷勤晉武帝太康二年冬涉歸始寇昌黎安北將軍嚴詢敗走之斬獲萬計太康四年涉歸卒弟耐一作刪篡立將謀殺嵬嵬年十五出避難追者急乃走匿於遼東徐郁家入其屋以席自障追者



入屋發視竟無所見遂得免難太康五年國人  
殺耐迎鬼立之代領部落初涉歸與宇文鮮卑  
素有隙鬼將修先君之怨表請討之武帝弗許  
鬼怒入寇遼西殺掠甚衆帝遣幽州諸軍討之  
戰於肥如鬼衆大敗自後復掠昌黎每歲不絕  
太康六年又率衆東伐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  
子弟走保沃沮鬼夷其國城驅掠萬餘人而還  
太康七年鬼寇遼東故扶餘王依慮子依羅求  
率見人還復舊國請援於東夷校尉何龕龕遣

督護

一作郵

賈沉將兵救之鬼遣其將孫丁率騎

邀之於路沉力戰斬丁遂復扶餘國爾後鬼每

掠我種人賣於中國帝又以官物贖還禁市扶

余之口太康十年夏四月鬼謀於衆曰吾先公

東果世奉中國且華夷理殊強弱固別豈宜與

外國競乎何爲不和以害吾百姓乃遣使詣晉

皇帝嘉之拜鮮卑都督五月鬼謁見東夷校

尉龕抗士大夫禮巾衣詣門龕嚴軍以見之

改服戎衣而人人問其故鬼曰主人不以



禮待客客何爲哉龕聞之甚慚彌加敬憚時東  
胡宇文氏鮮卑段氏部落以虜威德日廣懼有  
并吞之計因爲寇掠往來不絕虜卑辭厚幣以  
撫之鮮卑段國單于階以女妻虜生皝仁昭元  
康四年虜以遼東僻遠徙於徒河之青山後又  
以棘城卽帝顓頊之墟所謂紫蒙之邑也復  
移居之乃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上國永寧中燕  
垂大水虜開倉振給幽方獲濟天子聞而嘉之  
褒賜命服太安初鮮卑于文單于莫圭部衆強

盛遣其弟屈雲寇邊雲別帥素怒延

一無怒字攻掠

諸部虜親擊敗之素怒延之耻之復率衆十萬圍  
廐於棘城衆咸震懼人無拒志虜曰素怒延雖  
犬羊蟻聚然軍無法制已在吾計中矣諸君但  
爲力戰無所憂也乃躬貫甲冑馳馬出擊素怒  
延大敗之追奔百里俘斬萬餘人遼東孟暉先  
沒於宇文部帥其衆數千餘家來降虜署爲建  
威將軍以其臣慕輿句勤恪廉靖使掌府庫句  
心計默識不案簿書始終無漏以慕輿河明敏



精審使典獄訟覆訊清允永嘉初虜自稱鮮卑

大單于時魏昭帝

諱祿官

卒弟穆帝

諱猗盧

總攝三

部先是昭帝之世虜爲東部之患昭帝遣弟左賢王普根擊走之至是與虜通好永嘉三年遼東太守龐本以私憾殺東夷校尉李臻詔以勃海封釋代之釋收斬本永嘉五年初東夷校尉李臻之死也遼東附塞鮮卑素喜連木九津等託爲臻報讐實欲因而爲亂遂攻陷諸縣殺掠上民屢敗郡兵太守袁謙頻戰失利東夷校尉

封釋懼不能討請與連和連津不從百姓失業流亡歸虜者日月相繼虜給廩遣還願畱者卽撫存之虜少子鷹揚將軍翰言於虜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爲之君莫不尊天子以從民望成大業者也今連津跋扈王師覆敗蒼生屠膾豈其此乎豎子外以龐本爲名內實幸災爲寇封使君以誅本請和而毒害滋深遼東傾沒垂已二紀中原離亂神州屢敗勤王仗義今其時也大單于宜明九伐之威救倒懸之命數連



津之罪合義兵以誅之上則興復遼東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於吾國此則吾霸王之基也一云鴻漸之始也終可以得志於諸侯

笑曰孺子乃能及此乎遂率騎東擊連津以翰為前鋒破斬之盡併二部之眾得所掠民三千餘家徙之棘城立遼東郡而歸晉懷帝蒙塵於平陽王浚承制以虜為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大單于虜以非王命所授拒而不受虜復遣翰攻段疾陸眷取徒河新城至陽樂引

兵而還翰因鎮徒河壁青山時兩京傾覆幽冀淪陷中國流民避亂者多北依王浚浚不能存撫又法政不立士民徃徃逃去段氏兄弟專尚武勇不禮士大夫惟虜刑政修明虛懷引撫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虜乃舉其英俊隨才授任以河東裴嶷代郡魯昌盧江黃泓北平陽耽為謀主北海逢美廣平遊邃北平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及裴開為股肱渤海封奕平原宋該蘭陵繆愷昌黎劉斌安定皇甫岌弟真及抽



子裕竝典機要遼東張統據樂浪帶方二城與高句驪王乙弗利相攻連年不解樂浪王遵說統帥其民千餘家歸虜虜爲之置樂浪郡以統爲太守遵叅軍事建興中王浚爲石勒所殺幽州喪亂會稽朱左車魯國孔纂泰山胡母翼自薊逃奔昌黎悉來依虜中國流民歸虜者數萬家虜乃立郡以統流民冀州人爲冀陽郡豫州人爲成周郡青州人爲營丘郡并州人爲唐國郡愍帝遣使拜虜鎮軍將軍昌黎遼東二郡公

晉元帝建武元年春三月元帝承制拜虜假節散騎常侍都督遼左雜夷流民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虜讓公爵不受征虜將軍魯昌說虜曰今兩京傾沒天子蒙塵琅邪王承制江東實人命所係明公雖雄據海朔跨總一方而諸部猶怙衆稱兵未遵道化者蓋以官非王命又自以爲強故也今宜通使琅邪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討有罪誰敢不從處士遼東高詡曰霸王之資非義不濟今晉室雖微人心



十一國春秋 卷三十三  
猶附宜遣使江東示有所尊然後杖大義以征  
諸部不患無辭矣。虜從之。遣長史王濟、倂海詣  
建康勸進。

太興元年春三月，元帝卽尊位。遣謁者陶遼重  
申前命，授虜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虜固辭，  
公爵不受。以游邃爲龍驤長史，劉翔爲主簿。命  
邃制定府朝儀法。長史裴嶷言於虜曰：「晉室微  
弱，介居江表，威德不能及遠。中原之亂，非明公  
不能拯也。今諸部雖各擁兵，然皆頑愚，相聚宜  
以漸，并采取以爲西討之資。」虜曰：「君言大非孤所  
及也。然君中朝名德，不以孤僻陋而教誨之，是  
天以君賜孤而祐其國也。乃以嶷爲長史，委以  
軍國之任。諸部弱小者，稍稍擊取之。」  
太興二年，虜封畧漸廣，進據棘城。晉平州刺史  
東夷校尉崔毖自以中州士，望懷集流亡而士  
民多歸於虜，心不平之。數遣使招附，莫有赴者。  
意虜拘留之，乃陰結高句驪及宇文氏段國氏  
等謀滅虜，以分其地。毖所親渤海高瞻力諫不



從於是三國合兵來伐諸將請擊之。虜曰：彼信  
崔恣虛說，欲邀一時之利，軍勢初合，其鋒甚銳。  
幸我速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不可與戰，當固  
守以待之。彼烏合而來耳，既無統一，莫相歸服。  
久必携貳，一則疑吾，與恣譎而覆之；二則三國  
自相猜忌，待其人情沮惑，然後擊之，破之必矣。  
三國進攻棘城，虜閉門自守，遣使獨以牛酒犒  
宇文大人，聲言於衆曰：崔恣昨有使至，二國疑  
宇文氏與虜有謀，各引兵歸。宇文大人悉獨官

曰：二國雖歸，我當獨兼其國，何用人爲率？衆數  
十萬，逼城連營四十里。虜使召其子翰於徒河，  
翰遣使謂虜曰：悉獨官舉國爲寇，彼衆我寡，易  
以計勝，難以力勝。今城中之衆足以禦寇，翰請  
爲奇兵於外，伺其間而擊之，內外俱奮，使彼震  
駭，不知所備，破之必矣。若合兵爲一，彼得專意  
攻城，無復他慮，非策之得者也。且示衆以怯恐，  
士氣不戰先自沮矣。虜猶懷疑貳，遼東韓壽言  
於虜曰：悉獨官有憑陵之志，將驕卒惰，軍不堅。



密若奇兵卒起倚其無備必破之策也乃聽翰  
畱徒河悉獨官聞之曰翰素名驍果今不入城  
或能爲患當先取之城不足憂也遂分遣數千  
騎襲翰翰潛知之詐爲段氏使者逆於道曰慕  
容翰久爲吾患聞當擊之吾已嚴兵相待宜速  
進也使者旣去翰卽出城設伏以待之宇文氏  
之騎見使者大喜馳行不復設備進入伏中翰  
奮擊盡獲之乘勝徑進遣間使語虜出兵大戰  
虜使子皝與長史裴嶷將精銳爲前鋒自將大

軍繼後悉獨官自恃其衆初不設備見虜兵至  
方率衆逆戰前鋒始交翰將千騎從旁襲衝其  
營縱火焚之衆皆振擾不知所爲遂大敗之悉  
獨官僅以身免盡俘其衆於其營候獲皇帝玉  
璽三紐崔恣聞之懼虜之仇已使兄子燾一作濤  
詣棘城僞賀虜會三國使者亦至請和曰非吾  
本意崔平州教我耳虜將燾示以攻圍之處臨  
之以兵曰汝叔父教三國滅我何以詐來賀我  
乎燾懼首服虜乃遣燾歸謂恣曰降者上策走



者下策也引兵隨之悉與數十騎棄家室奔高  
 句驪悉降其眾虜以子仁為征虜將軍鎮遼東  
 宮府市里安堵如故高句驪將如奴子據于河  
 城寇掠遼東虜遣樂浪太守張統掩擊擒之俘  
 其眾千餘家徙崔燾高瞻韓恒石琮等於棘城  
 待以客禮尋以高瞻為將軍瞻稱疾篤不就虜  
 頗不平之竟以憂卒宋該勸虜獻捷江東虜使  
 該為表令裴嶷奉之并所獲三璽詣建康獻之  
 高句驪數寇遼東虜遣建威將軍翰征虜將軍

仁伐之句驪王乙弗利逆來求盟翰仁乃還

太興二年春三月裴嶷至自建康盛稱虜之威  
 德賢後皆為之用朝廷始重之乃遣使隨嶷拜  
 虜監平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平州刺史增邑一  
 千戶

太興四年冬十二月加虜使持節都督幽平二  
 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進封遼東郡  
 公邑一萬戶侍中單于竝如故遣謁者即授印  
 綬丹書鐵券承制海東命備官司置平州守宰



備置僚屬立子皝爲世子作東樓以裴  
疑游遂爲長史裴開爲司馬韓壽爲別駕楊耽  
爲軍諮祭酒崔焘爲主簿黃泓鄭林參軍事以  
朱左車孔纂胡毋翼等夙德清望請爲賓友以  
平原劉讚儒學該通引爲東庠祭酒命皝與國  
胄束脩受業皝覽政之暇亦親臨聽之於是路  
有頌聲禮讓興矣徙翰鎮遼東仁鎮平郭翰撫  
安民夷甚有威惠仁亦次之

永昌元年冬十二月段末柸初統其國而不修  
備皝遣世子皝襲之入令支掠其居民千餘家  
及名馬寶物而還

晉明帝太寧元年春二月皝以長史裴疑爲遼  
東相

太寧二年秋七月晉遣使者加皝邑五千戶重  
申前好

太寧三年春三月石勒遣使通和皝拒之送其  
使於建康勒怒加宇文乞得歸一作龜官爵使之  
擊皝皝遣皝拒之以遼東相裴疑爲右部都督



率索頭段國爲右翼命征虜仁自平郭趣伯林爲左翼乞得歸屯保澆水固壘不戰遣兄子悉拔雄襲仁於伯林仁逆擊悉拔雄斬之悉虜其衆乘勝與甄攻乞得歸大破之乞得歸棄軍走甄仁入其國城使輕兵追乞得歸過三百里而還盡獲其國重器畜產以百萬計徙其民數萬戶以歸先是海出大龜枯死於平郭至是而乞得歸敗其東部大人逸豆歸逐而殺之因自立爲主冬十一月虜與段氏方睦爲段牙謀使之徙都牙從之卽去令支國人不樂段疾陸眷之孫遼欲奪其位以徙都爲牙罪十二月帥國人攻牙殺之自立段氏自務勿塵以來日益強盛其地西接漁陽東界遼水所統胡晉三萬餘戶控弦四五萬

晉成帝咸和元年秋九月遣使拜虜侍中位特進餘悉如故

咸和二年春二月虜遣使詣建康固辭爵位優詔不許



咸和三年冬十二月己卯後趙石勒殺趙主劉曜

咸和四年春正月趙后虎取長安冬十二月羗酋姜聰殺吐谷渾王吐延吐延廆之庶兄吐谷渾子也延死其子葉延立保於白蘭山自號其國曰吐谷渾

咸和五年春晉又遣使加廆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受廆嘗從容言曰獄者人命之所懸也不可以不慎賢人君子國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穡者民生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亂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乃著爲家令數千言以申其旨

咸和六年秋僚屬宋該等議以廆立功一隅位卑任重等差無別不足以鎮華夷其表請進廆官爵叅軍韓恒駁曰夫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桓文有匡復之功不先求禮命以令諸侯宜繕甲兵除凶逆功成之後九錫自至比於要君以求寵不亦榮乎廆不悅出恒爲新



昌令於是遣使與太尉陶侃箋曰明公使君轂  
下振德耀威撫寧方夏勞心文武士馬無恙欽  
高仰止注情彌久王塗險遠隔以燕越每瞻江  
湄延首遐外天降艱難禍害屢臻舊都不守奄  
爲虜庭使皇輿遷幸假勢吳楚大晉啓基祚流  
萬世天命未改玄象著明是以義烈之士深懷  
憤踴猥以功薄受國殊寵上不能掃除群羯下  
不能身赴國難仍縱賊庭屢逼京輦王敦倡禍  
於前蘇峻肆毒於後凶暴過於董卓惡逆甚於

催汜普天率土誰不同忿深怪文武之士過荷  
朝榮不能滅中原之寇刷天下之耻君侯植根  
江陽發曜荆衡杖葉公之權有包胥之志而令  
白公伍員得極其暴竊爲丘明耻之區區楚國  
子重之徒猶耻君弱臣強臣不及先大夫厲已  
戒衆以服陳鄭越之種蠡尚能弼佐勾踐取威  
黃池况今吳土英賢北肩不聞輔翼聖主陵江  
北伐以義聲之直討逆暴之羯檄命舊都之士  
招懷存本之人豈不因風振俗頓坂走輪哉且



孫氏之初以長沙之眾摧破董卓志匡漢室雖  
 中罹寇害雅志不遂原其誠心乃忽身命及權  
 據楊越外杖周張內憑顧陸拒魏赤壁克取襄  
 陽自茲以降世主相襲咸能侵逼徐豫令魏朝  
 盱忘食不知今之江表為賢雋匿志藏其勇畧  
 耶將呂蒙凌統高蹤曠世哉况今凶羯逆暴中  
 州人士逼迫勢促顛沛之危甚於累卵假號之  
 疆眾心所去敵有釁矣易可震蕩王郎袁術雖  
 自詐偽皆基淺根微禍不旋踵此皆君侯之所

克聞者也王司徒清虛寡欲善於全已管曹叅  
 亦崇此道著畫一之稱庾公居元舅之尊處申  
 伯之任超然高蹈明智之權處於寇難之際受  
 大晉累世之恩自恨絕域無益聖朝徒擊心萬  
 里望風懷憤今海內之望足為楚漢輕重者惟  
 在君侯若戮力盡心悉五州之眾據兗豫之郊  
 使向義之士倒戈釋甲則羯寇必滅國耻必除  
 處在一方敢不竭命孤軍輕進不足使勒畏首  
 畏尾則懷舊之士欲為內應無由自發故也故



遠陳寫言不盡宣虜使者遭風沒海虜復更寫  
前箋并齊東夷校尉封抽行遼東相韓矯等三  
十餘人疏上侃府曰自古有國有家鮮不極盛  
而衰自大晉龍興克平崑崙會神武之畧邁蹤前  
史惠皇之末后黨構難禍結京畿釁成公族遂  
使羯逆乘虛傾覆諸夏舊都淪滅山陵掘毀人  
神悲悼幽明發憤管獵狁之強匈奴之盛未有  
如今日羯逆之暴跨躡華夷盜稱尊號者也天  
授有晉挺拔英傑車騎將軍慕容廆自弱冠蒞

國忠於王室明允恭肅志在立勲屬海內分崩  
皇輿遷幸元皇中興初唱大業肅祖繼統蕩平  
江外虜雖限以山海隔以羯寇翹首引領係心  
京師常假寤寢憂國忘身貢篚相尋連舟載路  
馬不稅駕動成義舉今羯寇滔天怙其醜類樹  
基趙魏跨畧燕齊虜雖率義眾誅討大逆然管  
仲相齊猶曰寵不足以御下况虜輔翼王室有  
匡伯之功而位卑爵輕九命未加非所以寵異  
藩翰敦獎殊勲者也方今詔命隔絕王路嶮遠



貢使往來動彌年載今燕之舊壤北周沙漠東  
盡樂浪西暨代土南極冀方而悉爲虜庭非復  
國家之域將佐等以爲宜遠尊周室近準漢初  
進封虜爲燕王行大將軍事上以總統諸部下  
以割損賊境使冀州之民望風向化虜得祇承  
詔命率合諸國奉辭夷逆以成桓文之功苟利  
社稷專之可也而虜固執謙光守節彌高每詔  
所加讓動積年非將佐等所能敦逼今區區所  
陳不欲苟相崇重而愚情至心實爲國計侃荅

虜書云當今揚淮銳勇飛廉超驥收屈盧必陷  
之矛集鮫犀不入之盾惟在足下復荅抽等書  
其畧曰車騎將軍憂國忘身貢篚載路羯賊求  
和執使送之西伐段國北擊塞外遠綏索頭荒  
服獻款惟北部未賓屢遣征討又知東方官號  
高下齊班進無統攝之權退無等差之降欲進  
車騎爲燕王一二具之夫功成進爵古之成制  
也車騎雖未能爲國一作官摧勒然忘義竭誠見  
於辭表今騰笈上聽可否遲速當在天臺也



咸和七年春三月趙王石勒遣使復修前好虜拒而不納

咸和八年夏五月甲申晉帝紀虜薨於文德殿

作乙未葬於青山時年六十五在位四十九年帝遣使

者策贈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襄公

皝為燕王追諡武宣王及僞僭號改諡武宣皇

帝廟號高祖

萃亭 陳繼儒 校

春秋第二十三卷

前燕錄二

春秋卷第二十四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慕容皝上

慕容皝字元貞小字萬年廐第二子單于妃段

氏所生也龍顏版齒身長七尺八寸雄毅善權

畧尚經學多材藝尤善天文國人稱之廐為遼

東公立為世子晉建武元年拜冠軍將軍永昌

初拜左賢王封望平侯率眾征伐累立奇功太

寧末拜平北將軍進封朝鮮公咸和八年夏五



月鹿卒皝嗣遼東公位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  
 史督攝部內赦繫囚以左長史裴開為軍諮祭  
 酒郎中令高詡為玄菟太守以帶方太守王誕  
 為左長史誕以東遼太守陽鶩為才而讓之皝  
 從之以誕為右長史六月遣長史渤海王濟等  
 告喪於晉秋八月初宇文逸豆歸既殺乞得歸  
 自立至是皝率騎討之軍於廣安逸豆歸懼請  
 和遂築榆陰安晉二城而還皝初嗣位用法嚴  
 峻國人多不自安主簿皇甫真切諫不聽庶兄

建威將軍翰驍武有雄才素為皝所忌同母弟  
 征虜將軍仁廣武將軍昭竝有寵於鹿皝亦不  
 平之至是竝懼恐不自容翰出奔段遼仁勸昭  
 舉兵廢皝事覺先賜昭死遣使案檢仁之虛實  
 遇於險瀆仁知事發殺皝使者東據平郭皝遣  
 軍諮祭酒封奕慰撫遼東又以庶弟建武將軍  
 幼稚廣威將軍軍弟名寧遠將軍汗司馬遼東佟  
 壽等討之仁盡眾拒戰皝兵大敗幼稚軍皆為  
 仁所獲壽嘗為仁司馬遂沒於仁襄平令王永



將軍孫機舉兵遼東叛以應仁東夷校尉封抽  
護軍平原乙逸遼東相太原韓矯玄菟太守高  
詡等皆棄城奔還仁於是盡有遼東之地封奕  
不得入與汗俱還段遼及鮮卑諸部竝為仁援  
皝追思皇甫真之言以為平州別駕

咸和九年春正月皝遣軍諮祭酒封奕攻卑木  
堤於白狼揚威將軍淑虞攻烏丸悉羅侯於平  
岡皆破斬之材官將軍劉佩攻乙連不克三月  
段遼遣兵寇徒河皝別將張萌逆擊敗之遼復

遣弟蘭與慕容翰共寇柳城柳城都尉石崇與  
城大慕輿泥并力拒守蘭等不克而退遼怒切  
責蘭等必令拔之休息二旬復益兵來攻士皆  
重袍蒙楯作飛梯地道四面俱進晝夜不息圍  
守二旬琮泥拒守彌固殺傷千餘人卒不能拔  
皝遣寧遠將軍汗及封奕等共救之皝戒汗曰  
賊眾氣銳難與爭鋒宜顧萬全慎勿輕進必須  
兵集陣整然後擊之汗性驍果以千餘騎為前  
鋒直進封奕止之汗不從與蘭遇於牛尾谷汗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四

三



兵大敗死者大半奕整陣力戰故得不沒夏四月仁自稱平州刺史遼東公秋八月王濟還遼東晉成帝詔遣侍御史王齊祭遼東公廆又遣謁者徐孟閭幸等持節拜皝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持節都督承制封拜一如廆故事船下馬石津皆為仁所畱冬十一月皝自征遼東甲申至襄平遼東人王岌密信請降師進入城仁所署東夷校尉翟楷遼東相龐鑿單騎遁走皝欲悉坑遼東民高詡諫止之仁所署居就令劉程以城降新昌人張衡執縣宰以降斬仁所置守宰分徙遼東大姓於棘城以杜群為遼東相安輯遺民置和陽武次西樂三縣而歸十二月仁遺兵襲新昌督護新興王寓擊走之遂徙新昌入襄平

咸康元年春正月置左右司馬以司馬韓矯軍諮祭酒封奕為之秋七月立子儁為世子遣右司馬封奕率兵襲擊宇文別部洸奕干一作洸夜干大獲而還洸奕干率騎追戰於渾水又敗之冬



十月慕容仁遣王齊等南還齊等自海道趣棘城遇風不至十二月齊等至棘城皝始拜朝命咸康二年春正月皝將乘海討仁襲其不意群下咸諫以海道危阻宜從陸路皝曰舊海水無冰一作陵自仁反已來三凍皆成管光武合濬沱之冰以成大業天其或者欲乘此而克之乎吾計決矣沮謀者斬壬午皝親率三軍從昌黎踐冰而進仁不虞皝至軍去平郭七里候騎乃告仁狼狽出戰為皝所擒殺之赦吏民之為仁

言誤者遼東遂平皝引而還因遣使上表於皝曰臣躬征平郭遠假陛下之威將士竭命精誠感靈海為結冰凌行海中三百餘里臣自立國以來及問諸故老初無海水冰凍之歲今遣使以聞夏四月立籍田於朝陽門東置官司以主之六月段遼遣中軍將軍李詠夜襲武興遇雨而還都督張萌追擊擒之遼別遣弟蘭帥步騎數萬屯於曲水亭將攻柳城西曲水宇文逸豆歸入寇安晉以為蘭聲援皝率步騎五萬擊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四

五



之師次柳城蘭不戰而遁皝引兵北趣安晉逸  
豆歸棄輜重走皝遣右司馬封奕率輕騎追擊  
大破之收其軍實館穀二旬而還皝謂諸將曰  
二虜耻無功而歸必將復至宜於柳城左右設  
伏以待之乃遣封奕率騎數千潛伏於馬兜山  
七月段遼果將數千騎襲來寇抄奕夾擊大破  
之斬其將榮伯保九月皝遣兼長史劉斌兼郎  
中令遼東楊景送王齊徐孟等還建康因遺書  
於侍中顧和云今致繡靴一緡復致書於大司

馬桓溫溫答皝書曰承將軍厲奮戎武激揚士  
卒鼓角長鳴摧折姦宄冬十月使世子儁伐段  
遼諸城右司馬封奕攻宇文別部皆大捷而歸  
十二月立納諫之木以開謫言之路

咸康三年春正月徙昌黎郡築好城於乙連東  
使折衝將軍蘭勃戍之以逼乙連又城曲水以  
爲勃援夏四月乙連飢甚段遼以車數千輜輸  
乙連粟蘭勃要擊獲之六月遼又遣從弟揚威  
將軍屈雲將精騎夜襲皝子遵於興國城與遵



大戰於五官水上雲敗斬之盡俘其衆初北平陽裕事段疾陸眷及遼五世皆見尊敬遼數與皝相攻裕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况慕容氏與我世婚迭為甥舅皝有才德而我與之搆怨戰無虛日百姓凋敝利不補害臣恐社稷之憂將由此始願兩追前失通好如初以安國息民遼不從出裕為北平相秋九月鎮軍左長史封奕等以皝任重位輕宜稱燕王皝從群議一作議遂以咸康三年冬十月丁卯僭即王位於文德

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備群司以封奕為相

國韓壽為司馬裴開為奉常陽鶩為司隸王寓

為太僕李洪為大理杜群為納言令宋詒劉瞻

一作睦石琮為常伯皇甫真陽協為冗騎常侍宋

晃平熙張泓為將軍封裕為記室監自餘文武

授任各有差起文昌殿乘金根車駕六馬出入

稱警蹕十一月甲寅追尊父廆為武宣王母段

氏為武宣后立夫人段氏為王后世子儁為王

太子皆如魏武晉文輔政故事皝以段遼屢為



邊患遣揚烈將軍宋回稱藩於趙乞師討遼自  
請盡帥國中之衆會之并以弟寧遠將軍汗爲  
質趙王石虎大悅厚加慰答辭其質遣還期以  
明年大舉

咸康四年春正月皝遣都尉趙槃如趙請聽師  
期虎將擊段遼募驍勇者三萬餘人悉拜龍騰  
中郎帥舟師十萬步騎七萬伐之三月趙槃還  
至棘城皝引兵攻掠令支以北諸城段遼遣弟  
來拒大戰敗之斬級數千掠五千餘戶及畜

產萬計以歸夏四月癸丑晉遣使者策拜皝爲  
征北大將軍幽州牧領平州刺史加散騎常侍  
增邑萬戶持節都督單于公餘悉如故五月趙  
王虎至徐無遼奔密雲山虎進入令支怒皝之  
不會師先攻段遼而自專其利率衆來伐皝聞  
趙師之至嚴兵設備罷六卿納言常伯冗騎常  
侍等官虎至於棘城戎卒數十萬燕人振恐皝  
謂內史高詡曰將若之何對曰趙兵雖強然不  
足憂但堅守以拒之無能爲也虎遣使四出招



誘民夷毘成周內史崔燾居就令游泓武原令  
常霸東夷校尉封抽護軍將軍宋晃等凡三十  
六城皆叛應之冀陽流寓之士殺太守宋燭迎  
降燭晃之從兄也營丘內史鮮于屈亦遣使降趙武寧  
令廣平孫興曉喻吏民收屈數其罪而殺之閉  
城拒守朝鮮令昌黎孫泳一作永帥眾拒趙大姓  
王清等密謀內應泳收斬之同謀數百人惶懼  
請罪泳皆赦之與同拒守樂浪太守鞠彭以境  
內皆叛選鄉里壯士二百餘人共還棘城戊子

趙兵進次棘城毘欲出亡帳下折衝將軍慕輿  
根諫曰趙強我弱大王一舉足則趙之氣勢遂  
成使趙人收畧國民兵強穀足不可復敵竊謂  
趙人正欲大王如此耳奈何入其計中乎今固  
守堅城其勢百倍縱其急攻猶足支持觀形察  
變間出求利如事之不濟不失於走奈何望風  
委去為必亡之理乎毘乃止然猶懼形於色玄  
菟太守河間劉佩曰今強寇在外眾心恟懼事  
之安危係於一人大王此際無所推委當自強



以勵將士不宜示弱今事急矣臣請出擊之縱無大捷足以安眾乃將敢死數百騎出衝趙兵所向披靡斬獲而還於是士氣百倍一作自倍孰問計於相國封奕奕曰石虎凶虐已甚民神共疾禍敗之至其何日之有今空國遠來攻守勢異戎馬雖強無能為患頓兵積日釁隙自生但堅守以俟之耳孰意乃安趙兵四面蟻附圍守旬餘左右或勸孰降孰曰孤方取天下何謂降也慕輿根等晝夜力戰凡十餘日趙兵不能克壬

少遣子蕩寇將軍恪等率騎二千晨出擊之趙兵驚擾皆棄甲逃潰恪等乘勝追擊趙兵大敗斬獲三萬餘級孰分兵討諸叛城皆下之拓境至凡城崔燾常霸奔鄴封抽宋晃游泓奔高句驪孰賞鞠彭孫泳慕輿根等而治諸叛者誅滅甚眾功曹長史劉翔為之申理多所全活築戍凡城而還冬十二月段遼降孰遣使詐降於趙請兵應接石虎遣征東將軍麻秋率眾三萬迎之以尚書左丞遼故臣陽裕為秋司馬孰自率



諸軍迎遼遼密與皝謀覆趙軍皝遣恪伏精騎  
七千於密雲山大敗麻秋於三藏口死者什六  
七秋單騎遁免一作步走得免獲其司馬陽裕將軍鮮  
于亮擁段遼及其部眾以歸待遼以上賓之禮  
以陽裕為郎中令鮮于亮為左常侍

咸康五年夏四月皝前軍師將軍評廣威將軍  
軍折衝將軍慕輿根輕車將軍慕輿塗襲趙遼  
西斬趙積弩將軍呼延晃建威將軍張支等掠  
千餘戶而歸段遼謀叛皝誅之及其黨與數十

人送遼首於趙趙王虎使鎮遠將軍石城入寇  
凡城不克進陷廣城五月魏昭成帝諱什翼捷遣使  
求婚皝以其妹興平公主妻之其年皝伐高句  
驪兵及新城高句驪王釗乞盟乃還又使于蕩  
寇將軍恪平狄將軍霸等擊宇文別部霸年十  
三勇冠三軍

就李屠喬孫  
項琳之同訂

春秋第二十四卷



諸軍迎遼遼密與皝謀覆趙軍皝遣恪伏精騎  
七千於密雲山大敗麻秋於三藏口死者什六  
七秋單騎遁免一作步走得免獲其司馬陽裕將軍鮮  
于亮擁段遼及其部眾以歸待遼以上賓之禮  
以陽裕為郎中令鮮于亮為左常侍

咸康五年夏四月皝前軍師將軍評廣威將軍  
軍折衝將軍慕輿根輕車將軍慕輿塗襲趙遼  
西斬趙積弩將軍呼延晃建威將軍張支等掠  
千餘戶而歸段遼謀叛皝誅之及其黨與數十

人送遼首於趙趙王虎使鎮遠將軍石城入寇  
凡城不克進陷廣城五月魏昭成帝諱什翼捷遣使

求婚皝以其妹興平公主妻之其年皝伐高句  
驪兵及新城高句驪王釗乞盟乃還又使子蕩  
寇將軍恪平狄將軍霸等擊宇文別部霸年十  
三勇冠三軍

就李屠喬孫  
項琳之同訂

春秋第二十四卷







也乃遣車遺翰弓矢翰因以逃歸毖大悅賜遇甚厚秋八月毖自以雖稱燕王未受晉命乃遣長史劉翔一作祥參軍鞠運獻捷京師兼言權假之意并請刺期大舉討平中原又聞庾亮薨弟冰翼繼為將相乃表曰臣究觀前代昏明之主皆能親賢竝建則政致昇平若親黨后族必有傾辱之禍是以周之申伯號稱賢舅以其身藩於外不握朝權降及秦昭足為令主委信二舅幾至亂國逮於漢武推重田蚡萬機之要無

不決之及蚡死後切齒追恨成帝闇弱不能自立內惑豔妻外恣五舅卒令王莽坐取帝位每覽斯事孰不痛惋設使舅氏賢若穰侯王鳳則但聞有二臣不聞有二主若其不才則有竇憲梁冀之禍凡此成敗亦既昭然苟能易軌可無覆墜陛下命世天挺當隆晉道而遭國多難殷憂備嬰追述徃事至今焚灼迹其所由實因故司空亮居元舅之尊勢業之重執政裁下輕侮邊將故令蘇峻祖約不勝其忿遂致敗國至今令

六國春秋卷三十五



太后發憤一旦升遐若社稷不靈人神無助豺狼之心當可極邪前事不忘後事之表而中書監左將軍冰等內執樞機外擁上將昆弟竝列人臣莫儔陛下深敦渭陽冰等自宜引領臣常謂世主若欲榮顯舅氏何不封以藩國豐其祿賜限其勢利使上無偏優下無私論如此榮辱何從而生尊嗜何辭而起徃者惟亮一人宿有名望尚致召變况今居之者素無聞焉且人情勿感難以戶告縱令陛下無私於彼天下之人

誰謂不私乎臣與冰等名位殊班出處懸邈又國之戚昵理應降悅以適事會臣獨矯抗此言者上爲陛下退爲冰計疾苟容之臣坐鑒得失顛而不扶焉用彼相咎徐福陳霍氏之戒宣帝不從至今忠臣更爲逆族良由察之不審防之無漸臣今所陳可謂防漸矣但恐陛下不明臣之忠不用臣之計事過之後更處焦爛之日耳王章劉向每上封事未嘗不指斥王氏故令二子或死或刑谷永張禹依回一作違不對故容身



苟免取譏於世臣被髮殊俗位爲上將夙夜惟  
憂罔知所報惟當外殄寇讐內盡忠規陳力輸  
誠以荅國恩臣若不言誰當言者又與冰書曰  
君以椒房之親舅氏之昵總據樞機出內王命  
兼擁列將州司之位昆弟網羅顯布畿甸自秦  
漢以來隆赫之極豈有若此者乎以吾觀之若  
功就事舉必享申伯之名如或不立不免梁竇  
之迹矣每觀史傳未嘗不寵恣母族使執權亂  
朝先有殊世之勲尋有負乘之累所謂愛之適  
足以爲害吾嘗念歷代之主不盡防萌終寵之  
術何不業以一土之封令藩國相承如周之齊  
陳如此則永保南面之尊復有黜辱之憂乎竇  
武何進虛已好善天下歸心雖爲閹豎所危天  
下嗟痛猶有能履以不驕圖國亡身故也方今  
四海有倒懸之急中夏逋僭逆之寇家有漉血  
之怨人有復讐之憾寧得安枕逍遙雅談卒歲  
吾雖寡德過蒙先帝列將之授以數郡之人尚  
欲并吞強虜是以自頃及今交鋒接刃一時務



農三時用武而猶師徒不頓倉有餘粟敵人日  
 畏我境日廣况乃王者之威堂堂之勢豈可同  
 年而語哉九月皝將圖石氏謂諸將曰石虎自  
 以安樂諸城防守重複薊城南北必不設備今  
 若詭路出其不意冀之北土可盡破也冬十月  
 皝親率驍騎二萬出蟻螭塞襲趙戍將當道者  
 皆擒之長驅至於薊城趙幽州刺史石光擁兵  
 數萬閉城拒守不敢出戰遂破武遂津入於高  
 陽所過焚燒積聚掠徙幽冀三萬餘戶而還

咸康七年春正月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

一作

西福地也使唐國內史陽裕等築龍城構門闕

宮殿廟園

廟園一作宗廟

籍田遂改柳城為龍城縣時

棘城黑石谷

黑石谷三字一作里字

有大石自立而行二

月乙卯長史劉翔等至建康成帝引見問慕容

鎮軍平安對曰臣受遣之日朝服拜章翔為皝

求大將軍假燕王章璽朝議以為故事大將軍

不處邊自漢魏以來不封異姓為王所求不可

許翔曰自劉石構亂長江以北謗為戎藪未聞



中華公卿之胄有一人能攘臂操戈摧破凶殘者也獨慕容鎮軍父子竭力心存本朝以寡擊衆屢殄強敵使石虎畏懼悉徙邊陲之民散居三魏感國千里以薊城爲北境功烈如此而惜海北之地不以爲封邑何哉晉漢高祖不愛王爵於韓彭故能成其帝業項羽剋印不忍授卒用危亡吾之至心非苟欲尊其所事竊惜聖朝疎忠義之國使四海無所勸慕耳尚書諸葛恢翔之妹一作姊夫也獨王異議以爲夷狄相攻中

國之利惟名與器不可輕許乃謂翔曰借使慕容鎮軍能除石虎乃是復得一石虎也朝廷何賴焉翔曰妾婦猶知恤宗周之隕今晉室阽危君位侔元凱曾無憂國之心邪向使靡鬲之功不立則少康何以祀夏桓文之戰不捷則周室皆爲左袵矣慕容鎮軍枕戈待旦志殄兇逆而君更唱邪惑之言忌間忠臣四海所以未一良由君輩耳翔留建康歲餘衆議終不決翔乃說中常侍或弘曰石虎苞八州之地帶甲百萬志



吞江漢自索頭宇文暨諸小國無不臣服惟慕容鎮軍翼戴天子精貫白日而更不獲殊禮之命竊恐天下移心解體無復南向者矣公孫淵無尺寸之益於吳吳王封為燕王加以九錫今慕容鎮軍屢摧賊鋒威振秦隴虎比遣重使其言厚幣欲授以曜威大將軍遼西王慕容鎮軍惡其非正却而不受今朝廷乃矜惜虛名沮抑忠順豈社稷之長計乎後雖悔之恐無及已弘為之入言於帝帝意亦欲許之皝又書與庾冰

責其兄弟秉權不能為國雪耻水見書甚懼以其絕遠非所能制遂與何充等奏聽皝稱燕王時庾翼答書與皝云鄧伯山管送此犀皮兩襜鎧一領雖不能精好謂是異物故復致之乙卯成帝使兼大鴻臚郭悌一作希持節拜皝使持節侍中大將軍大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州牧大單于燕王備物典策皆從殊禮又以世子儁為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賜軍資器械以千萬計又封諸功臣百餘人以翔為代郡太守



封臨泉鄉侯加員外散騎常侍翔固辭不受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酬縱相尚嘗因朝貴宴集謂何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紀宗廟爲墟黎民塗炭斯乃廟堂焦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諸君晏安江沱肆情縱欲以奢靡爲榮以傲誕爲賢蹇諤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將何以尊主濟民乎充等甚慙及翔北還棘城公卿餞之翔曰咎少康資一旅以滅有窮句踐憑會稽以報強吳蔓艸猶宜早除况寇讐乎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人舉事併壽而有之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中護軍謝廣曰是吾心也秋七月郭悌劉翔等至燕甓以翔爲東夷校尉領大將軍長史以唐國內史陽裕爲左司馬典書令李洪爲右司馬中尉鄭林爲軍諮祭酒九月甓以恪爲渡遼將軍鎮平郭平郭自翰仁之後諸將軍無能繼者及恪至撫舊懷新屢破高句驪兵句驪畏之不敢



入寇冬十二月皝遣使聘魏并薦其宗女

咸康入年夏六月石虎率眾來伐皝大破之秋

七月丁卯皝營龍城新殿昌黎大棘縣城河岸

崩出鐵築頭一千一百七十四枚永樂民郭陵

見之詣皝言狀以是日到皝曰經始營殿鐵築

具出神人允協之應也遂賜陵爵關內侯冬十

月皝遷都龍城大赦境內十一月皝親帥勁卒

四萬入自南陝以伐宇文高句驪使建威將軍

翰及平狄將軍霸為前鋒別遣長史王寓等勒

眾萬五千從北道而進高句驪王釗謂皝軍之

從北路也乃遣弟武統精銳五萬拒北道躬率

羸兵以防南陝翰等先至與釗戰於木底皝以

大眾繼之左常侍鮮于亮與數騎先犯高句驪

陣所向摧陷句驪陣動大眾因而乘之句驪大

敗左長史韓壽斬其將阿佛和度加諸軍乘勝

追之遂入丸都釗單馬遁走輕車將軍慕輿溍

追獲其母周氏及妻而還會王寓等戰於北道

軍皆敗沒由是皝不復窮追遣使招釗釗不出



十六國春秋 卷三十五  
六  
皝將還韓壽曰高句驪之地不可戍守今其主  
亡民散潛伏山谷大軍旣去必復鳩聚收其餘  
燼猶足爲患請載其父尸囚其生母而歸俟其  
束身自歸然後返之撫以恩信策之上也皝從  
之掘釗父乙弗利墓載其尸并其母妻收其府  
庫累世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宮室毀九  
都城而還

晉康帝建元元年春二月高句驪王釗遣其弟  
稱臣於皝貢方物以千數乃還其父尸猶畱其

母爲質宇文逸豆歸遣其相國莫淺渾將兵來  
伐諸將爭欲擊之皝不許渾以皝爲憚之荒酒  
縱獵不復設備皝曰渾奢怠已甚今則可一戰  
矣遣翰帥騎擊之渾大敗僅以身免盡俘其衆  
秋七月昭成帝復求婚於皝皝使納馬千疋爲  
禮昭成不與又倨慢無子壻禮八月皝遣世子  
儁帥前軍師將軍評等伐之昭成率衆遁走評  
等無所見而還冬十月皝躬巡郡縣勸果農桑  
復大起龍城宮闕



建元二年春正月旼與左司馬高詡謀伐宇文  
逸豆歸詡曰伐之必克然不利於將旼遂親帥  
騎二萬伐之以翰爲前鋒將軍劉佩副之分命  
廣威將軍軍渡遼將軍恪平狄將軍霸及折衝  
將軍慕輿根將兵三道竝進逸豆歸遣驍將南  
羅大洸奕干紀事本末  
作涉夜干將精兵拒翰旼遣人馳  
謂翰曰奕干雄悍勇冠三軍宜小避之待虜勢  
驕然後取也翰曰逸豆歸掃其國內精銳以屬  
洸奕干奕干素有勇名一國所賴也今若克之

其國不攻自潰矣且吾熟知奕干之爲人徒有  
虛名實易與耳不宜縱敵以挫吾兵氣於是進  
戰翰自出衝陣奕干出應之霸從旁邀擊遂斬  
奕干宇文士卒見奕干死不戰而潰燕兵乘勝  
逐之遂克其都城逸豆歸遠遁死漠北宇文氏  
由是散亡旼悉收其畜產資貨闢地千餘里徙  
其部民五萬餘落於昌黎改洸奕干所居城爲  
威德城使弟左將軍彪戍之而還高詡劉佩皆  
中流矢卒初逸豆歸事趙甚謹貢獻屬路及旼



伐逸豆歸后虎使右將軍白勝并州刺史王霸  
 自甘松出救之比至宇文氏已亡因攻威德城  
 不克而還彪追擊破之旣行飲至之禮論功行  
 賞各有差翰與宇文戰為流矢所中臥病積時  
 不出後漸差於家試馬或告翰欲為變乃賜翰  
 死詳具翰傳二月昭成帝遣其大人長孫秩迎后於  
 燕夏四月趙平北將軍尹農率眾寇凡城不克  
 而去秋七月旣遣使奉聘求交婚於魏昭成許  
 之九月以烈帝諱翳槐女妻之

晉穆帝永和元年春正月旣以牧牛給貧家使  
 佃宛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自牛而無地者  
 亦佃宛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旣記室參軍封  
 裕諫曰臣聞聖王之宰國也薄賦而藏於百姓  
 分之以三等之田十一而稅之寒者衣之飢者  
 食之使家給人足雖水旱而不為災者何也高  
 選農官務盡勸課人治周田百畝亦不假牛力  
 力田者受旌顯之賞惰農者有不齒之罰又量  
 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必稱須人不虛位度歲



入多少裁而祿之供百僚之外藏之太倉三年  
之耕餘一年之粟以斯而積公用於何不足水  
旱其如百姓何雖務農之令屢發二千石令長  
莫有志勤在公銳盡地力一作利者故漢祖知其  
如此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是以明  
章之世號次昇平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  
蕭索千里無烟飢寒流隕相繼溝壑武宣王以  
神武聖略保全一方感以殄姦德以懷遠故九  
州之人塞表殊俗襁負萬里若赤子命貧寒對

流人之多於舊土十倍有餘人殷地狹故無田  
者十有三四殿下以英聖之資克廣先業南摧  
強趙東滅句驪北取宇文拓境三千里增民十  
萬戶繼武闡廣之功有高西伯宜悉罷諸苑以  
業流人人至而無資產者賜之以牧牛不當更  
收重銳也且以殿下之人用殿下之牛牛非殿  
下之有將何在哉善藏者藏於百姓若斯而已  
矣邇者則深副樂土之望戎旗南指之日中國  
之人皆將壺殮奉迎石虎誰與居乎且魏晉雖



道消之世猶削百姓不至於七八特官牛田者  
 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  
 分百姓安之人皆悅樂臣猶曰非明王之道而  
 况增乎且水旱之厄堯湯所不免王者宜濬治  
 溝澮循鄭白西門史起漑灌之法旱則決溝為  
 雨水則入於溝瀆上無雲漢之憂下無昏墊之  
 患句驪百濟及宇文段部之民皆兵勢所徙非  
 如中國慕義而至咸有思歸之心今戶垂十萬  
 狹湊都城恐方為國家深患宜分其兄弟宗屬  
 徙於西境撫之以恩檢之以法使不得散在居  
 人知國之虛實今中原未平資畜宜廣官司猥  
 多游食不少一夫不耕歲受其飢必取於耕者  
 而食之一人食一人之力游食數萬損亦如之  
 安可以家給大足治致昇平殿下降覽古今之  
 事多矣政之巨患莫甚於斯其有經畧出世才  
 稱時求者自可隨須致置一作之列位非此已往  
 其耕而食蠶而衣亦天之道也殿下聖性寬明  
 思言若渴故人盡芻蕘有犯無隱前者參軍王

十六國春秋 卷二十五



憲大夫劉明立竭忠獻款以貢至言雖頗有逆  
鱗意在無責王者奏以妖言犯上致之於法殿  
下慈弘包納恕其大辟猶削黜禁錮不齒於朝  
其言是也殿下固宜納之如其非也宜亮其狂  
狷罪諫臣而求直言亦猶北行趨越必不得其  
所志矣右長史宋談等阿媚苟容輕劾諫士已  
無骨鯁嫉人有之掩蔽耳目不忠之甚四業者  
國之所資教學者有國盛事習戰務農尤其本  
也百工商賈特其末耳宜量軍國所須置其員  
數已外歸之於農教之戰法學者三年無成亦  
宜歸之於農不可徒充大員以塞聰儻之路臣  
之所言當也時速施行非也登加罪戮使天下  
知朝廷從善如流罰惡不掩王憲劉明忠臣也  
願宥忤鱗之愆收其藥石之效旣乃下令曰覽  
封記室之諫孤實懼焉君以黎元爲國黎元以  
穀爲命然則農者國之本也而二千石令長不  
遵孟春之令惰農弗勸宜以尤不修闢者措之  
刑法肅厲屬城主者明詳推檢具狀以聞死囹



悉可罷之以給百姓無田業者貧者全無資產不能自存各賜牧牛一頭若私有餘力樂取官牛墾官田者竝依晉魏舊法溝洫漑灌有益官私王者量造務盡水陸之勢中州未平兵難不息勲誠既多官未可減俟克平兇醜徐更議之百工商賈數四佐與列將速定大員餘者還農學生不任訓教者亦除員祿夫人臣關言於人主至難也妖妄不經之事皆應蕩然不問擇其善者而從之王憲劉明雖罪應禁黜亦由孤之無大量也可悉復本官仍居諫司封生蹇蹇深得王臣之體詩不云乎無言不酬其錫錢五萬宣示內外有欲陳孤過失者不拘貴賤勿有所諱甄雅好文學嘗親臨庠序勸以講授考校學徒至千餘人頗有妄濫者故封裕及之二月有黑龍白龍各一見於龍山甄親率群僚觀之去龍二百餘步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甄大悅還宮赦其境內殊死已下號所居新宮曰和龍宮立龍翔佛寺於山上賜大臣子弟



為官學生者號高門生立東庠於舊宮以行鄉  
 飲之禮每月臨觀考試優劣親造太上章以代  
 急就又著典誡十五篇竝以教胄子冬十月皝  
 以古者諸侯即位各稱元年於是始不用晉年  
 號自稱十二年十一月渡遼將軍恪攻高句驪  
 拔南蘇置戍而還平狄將軍霸戍徒河時趙將  
 鄧恒將兵數萬屯樂安將為攻取之計畏霸終  
 不敢犯

十三年皝遣世子儁及廣威軍渡遼恪折衝慕

輿根三將軍率騎萬七千襲扶餘儁居中指授  
 軍事皆以任恪遂拔扶餘虜其王玄及部眾五  
 萬餘口而還皝署玄為鎮軍將軍以女妻之

十四年春正月皝親臨東庠考試學生其通經  
 秀異者擢充近侍夏五月戊申晉遣使進皝為  
 安北大將軍餘悉如故冬十月饗群臣於承軋  
 殿右長史宋諺一作談性貪賜布百疋令自負而

歸以愧其心皝以久旱丐百姓田租罷成周冀  
 陽營丘等郡以渤海郡為興集縣河間郡為寧



集縣廣平魏郡為興平縣東萊北海郡為育黎

縣吳郡為吳縣

前數郡字一作人字

悉隸燕國

十五年秋七月甄攷於西鄙將濟河見一父老乘白馬舉手麾甄曰此非獵所王宜還也秘之不言遂濟河連日大獲八月甄復見白兔馳馬射之馬倒墜於石上被傷乃說所見輦而還宮遂有疾未幾疾甚引世子儁屬以後事曰今中原未平方經建世務委賢任哲此其時也恪智勇兼濟才堪任重汝其委之以成吾志又曰陽

士秋志行高潔忠幹貞固可托大事汝善待之九月丙申薨於承乾殿時年五十二在位十五年冬十月葬於龍山儁僭偽號追諡文明皇帝廟號太祖陵曰龍平

就李屠喬孫同訂

項琳之



卷二十五

不言遠濟河連日太獲八月

胤徽太師刻曰請平

平冬十月癸亥請山謝辭謝張良篇文即皇帝

六月丙申癸亥承道賜報平五十二五出十五

士焯赤行高索忠諫貞固西并大事或善於文

前燕錄四

春秋卷第二十六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慕容儁上

慕容儁字宣英小字賀賴跋毳之第二子也母  
段氏十三月而生有神光之異初龐常言吾積  
德累仁子孫當有中原既而生儁龐曰此兒骨  
相不凡吾家得之矣及長身長八尺二寸姿貌  
魁偉博覽書史有文武幹略彬彬文雅更善詞  
賦至於器物車室皆著讚以為勸戒毳之八年



晉遣使者拜皝爲燕王以儁爲假節安北將軍  
東夷校尉左賢王燕王世子皝十一年晉拜使  
持節鎮軍將軍

元年春正月儁僭卽燕王位依春秋列國故事  
稱元年大赦境內殊死已下遣使詣建康告喪

以弟友

一作交

爲左賢王左長史陽鶩爲郎中文

武百官進位各有差是月令造刀二十八口銘  
曰二十八將隸書夏四月趙王石虎死趙魏大  
亂平狄將軍霸上書於儁曰石虎窮極凶暴天

之所棄餘燼尚存自相魚肉今中國倒懸企望  
仁恤若大軍一舉勢必倒戈北平太守孫興亦  
表言石氏大亂宜以時進取中原儁以新遭大  
喪弗許霸馳詣龍城言於儁曰難得而易失者  
時也萬一石氏衰而復興或有英雄據其成資  
豈惟失此大利亦恐更爲後患儁曰鄴中雖亂  
鄧恒據安樂兵強糧足今若伐趙東道不可由  
也當由盧龍盧龍山徑險狹虜乘高斷要首尾  
爲患將若之何霸曰恒雖爲石氏拒守其將士



顧家人懷歸志若大軍臨之自然瓦解請為殿  
 下前驅東出徒河潛趨令支出其不意彼若聞  
 之勢必振駭上不過閉門自守下不免棄城逃  
 潰何暇禦我哉然則殿下可安步而前無復畱  
 難矣儻猶豫未決以問五材將軍封奕奕曰用  
 兵之道敵強則用智敵弱則用勢是故以大事  
 小猶狼之食豚也以治易亂猶日之消雪也大  
 王自上世以來積德累仁兵強士練石虎極其  
 殘暴死未瞑日子孫爭國上下乖離中國之民

墜於塗炭延頸企踵以待振拔大王若揚兵南  
 邁先取薊城次詣鄴都宣耀威德懷撫遺民彼  
 孰不扶老提幼以迎大王凶黨將望旗冰碎安  
 能為害乎從事中郎黃泓曰今太白經天歲星  
 集於畢北天下易主陰國受命此必然之驗也  
 宜速出師以承天意殿中一作廣威將軍慕輿根曰  
 中國之民困於石氏之亂咸思易主以救湯火  
 之急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自武宣王以來招  
 賢養士務農訓兵正俟今日今時至不取更復



顧慮豈天意未欲使海內平定邪將大王不欲  
 取天下也儁笑而從之乃發兵伐趙以恪為輔  
 國將軍評為輔弼將軍陽鶩為輔義將軍謂之  
 三輔霸為前鋒都督建鋒將軍簡精卒二十餘  
 萬講武戒嚴為進取之計秋七月晉穆帝使謁  
 者陳沉拜儁為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河北  
 諸軍事幽冀并平四州牧大將軍大單于燕王  
 承制封拜一如虜虢故事冬十二月儁遣使至  
 涼州約張重華共擊趙高句驪王釗送前東夷

護軍宋晃於儁儁赦之更名曰活拜為中尉  
 二年春二月儁使霸將兵二萬自東道出徒河  
 慕輿子自西道出蟻蚘塞儁自中道出盧龍塞  
 三道竝進伐趙以恪及鮮于亮為前鋒命輕車  
 將軍慕輿泥槎山開道雷世子曄守龍城以內  
 史劉斌為大司農與典書令皇甫真雷統後事  
 霸軍至三陘趙征東將軍鄧恒惶怖焚倉庫棄  
 安樂遁去與幽州刺史王午共保薊徒河魯口  
 南部都尉孫泳急入安樂撲滅餘火藉其穀帛



霸收安樂北平兵糧與儁會於臨渠三月進次無終王午棄城走留其將王他以數千人守薊乙巳儁攻陷薊城執他斬之儁欲悉坑其士卒千餘人霸諫曰趙爲暴虐王興師伐之將以拯民於塗炭而撫有中州也今始得薊而坑其士卒恐不可以爲王師之先聲也乃釋之入都於薊中州士女降者相繼兵至范陽范陽太守李產欲爲石氏拒燕衆莫爲用乃率入城令長出降儁復以產爲太守產子績爲幽州別駕棄家

從王午在魯口鄧恒謂午曰績鄉里在北父已降燕今雖在此恐終難相保徒爲人累不如去之午曰此何言也夫以當今喪亂而績乃能立義捐家情節之重有侔古烈若懷嫌害之必駭衆望恒乃止午猶恐終爲恒所害乃資遣之及到儁責其背親後主績曰臣眷戀舊主志存微節官身所在何事非君殿下以義取天下臣未謂得見之晚也儁悅其言遂善待之夏四月儁以弟宜爲代郡城郎孫泳爲廣寧太守悉置



幽州郡縣守宰甲子儁使中部侯釐慕輿句督  
薊中畱事自將擊鄧恒於魯口軍至青梁恒將  
鹿勃早將數千人夜襲燕營半已得入先犯前  
鋒都督霸突入幕下霸起奮擊手殺數十人早  
不能進由是燕軍得嚴儁謂慕輿根曰賊鋒甚  
銳宜且避之根正色曰我衆彼寡力不相敵故  
乘夜來戰冀萬一獲利今求賊得賊正當擊之  
復何所疑王但安枕而臥臣等自爲王破之儁  
不能自安內史李洪從儁出營外屯高冢上根

帥左右精勇數百人從中牙直前擊早李洪徐  
整騎隊還助之早乃退走衆軍追擊四十餘里  
早僅以身免所從士卒死亡畧盡儁引兵還薊  
秋八月代郡人趙榼帥三百餘家叛燕歸趙并  
州刺史張平儁乃徙廣寧上谷二郡民於徐無  
代郡民於凡城九月儁南徇冀州取章武河間  
趙故章武太守賈堅帥部兵邀評戰於高城擒  
之於陣斬首三千餘級遂以評爲章武太守恪  
爲河間太守冬十月儁還薊畱諸將守之還至



龍城謁陵廟

三年春二月冉閔僭稱大號攻圍襄國趙主石祗危迫遣故太尉張舉乞師許送傳國璽姚弋仲亦遣使來告儁以悅綰爲禦難將軍帥兵三萬往會之閔聞儁欲救趙遣大司馬從事中郎廣審常煒來聘儁引之觀下使記室封裕詰之曰冉閔養息常才負恩篡逆有何祥應而敢僭稱大號煒曰天之所與其致不同狼馬紀於三

鼎龍表於漢魏寡君應天馭歷能無祥乎且

用兵殺罰哲王盛典湯武親行誅放以興商周之業仲尼美之魏武養於宦官莫知所出衆不盈旅終成魏氏之基苟非天命安能成功推此而言何必致問况暴胡酷亂蒼生屠膾寡君奮劍而誅除之黎元獲濟可謂功格皇天勲侔高祖恭承軋命有何不可裕曰石祗去歲使張舉請救云璽在襄國其言信否又聞冉閔初立鑄金爲已象以卜成敗壞而不成奈何言有天命煒曰誅胡之日在鄴者畧無孑遺璽何從而向



襄國此求救之辭耳天之神璽實在寡君且姦  
佞之徒欲僭奇炫衆或改作萬端以神其事寡  
君今已握軋符類上帝四海懸諸掌大業集於  
身何所求慮而取信此乎鑄形之事所未聞也  
儁旣銳信舉言又欣於閔鑄形之不成也必欲  
審之乃積薪置火其旁使裕以其私誘之曰君  
更熟思無爲徒取灰滅煒神色自若抗言曰石  
氏貪暴親率大兵攻燕國都雖不克而還然志  
在必取故運資糧聚器械於東北者非以相資  
乃欲相滅也魏主誅剪石氏雖不爲燕臣子之  
心聞仇讐之滅義當何如而更爲彼責我不亦  
異乎吾聞死者骨肉下於土精魂升於天蒙君  
之惠速益薪縱火使僕得上訴於帝足矣左右  
勸殺之儁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此亦人臣常  
事彼不憚殺身以徇其主忠臣也且冉閔有罪  
使臣何與焉遂赦之使出就館夜遣其隣人趙  
瞻徃勞之且曰君何不以實言王怒欲處君於  
遼碣之表奈何煒曰吾自結髮已來尚不欺布



衣况人主乎曲意苟合性所不能直情盡言雖處東海不敢避也遂臥向壁不復與瞻言瞻具以白儁儁怒乃囚煒於龍城儁遂還薊三月渤海人逢約因趙亂擁衆數千附於冉閔閔以約爲渤海太守趙故太尉劉準隗之兄子也士豪封放奕之從弟也別聚衆自守閔以準爲幽州刺史與約中分渤海儁使封奕討約使昌黎太守高開討準放奕引兵直抵約壘遣人謂約曰相與鄉里隔絕日久會遇甚難時事利害人各有心非所

論也願單出一相見以寫佇結之情約素信重奕卽出見奕於門外各屏騎卒單馬交語奕與論敘平生畢因說之曰與君累世同鄉情相愛重誠欲與君享祚無窮今旣獲展奉不可不盡所懷冉閔乘石氏之亂奄有成資是宜天下服其強矣而禍亂方始固知天命不可力爭也燕王奕世載德奉義討亂所征無敵今已都薊南臨趙魏遠近之民襁負歸之民厭荼毒咸思有道冉閔之亡匪朝伊夕成敗之形昭然易見且



燕王肇開王業虚心賢雋君能翻然改圖則功  
參絳灌慶流苗裔孰與爲亡國將守孤城以待  
必至之禍哉約聞之悵然不言奕給使張安有  
勇力奕豫戒之俟約氣下安突前持其馬鞍因  
挾之而馳至奕營奕與坐謂曰君計不能自決  
故相爲決之非欲取君以邀功乃欲全君以安  
民也高開至渤海準放迎降雋以放爲渤海太  
守準爲右司馬與約參軍事以約誘於人而遇  
更其名曰釣夏五月廣義將軍岷山公黃笛

上表雋曰吾名號未異於前何便宜爾自今但  
可白紙爲疏秋八月雋遣恪畧地中山評攻王  
午於魯口恪次唐城冉閔將白同中山太守上  
谷侯龕固守不下留左將軍彪攻之恪南徇常  
山軍於九門閔趙郡太守遼西李邽舉郡來降  
恪厚撫之將邽還遂圍中山侯龕出降拜爲中  
尉恪克中山斬白同遷其將帥土豪數十家詣  
薊餘皆安堵評次南安王午遣其將鄭生來拒  
評逆擊斬之悅綰還自襄國雋知張舉之妄而



殺之常煒有四男二女在中山僞釋煒之囚使諸子就見之煒上疏謝恩僞手令敕曰卿本不爲生計孤以州里相存耳今大亂之中諸子盡至豈非天所念邪天且念卿况於孤乎賜妾一人穀三百斛使居凡城以北平太守孫興爲中山太守興善於撫綏中山遂安冬十一月逢鈞亡歸渤海招集部衆以叛樂陵太守賈堅使人告諭鄉人曉以禍福衆皆潰散鈞復來奔厓僞官偉帥部衆自上黨來降十二月僞如龍城丁

零翟鼠率其所部來降僞封鼠歸義王是歲僞觀兵近郊見甘棠於道周從者不識僞曰唏此詩所謂甘棠於道甘者味之主也木者春之行也五德屬仁五行主土春以施生味以養物色又赤者言將有赫赫之慶於中土吾謂國家之盛此其徵者也傳曰升高能賦可以爲大夫群司亦各書其志吾得覽焉於是內外臣僚竝上甘棠頌

元璽元年春正月乙巳僞還薊稍徙軍中文武



兵民家屬於薊夏四月甲子鮮卑段勤初附於  
僞其後復叛僞遣霸討勤於繹幕又遣評及相  
國封奕討冉閔於安喜僞如中山爲二軍聲勢  
閔將與燕戰大將軍董閏及車騎將軍張溫切  
諫不聽進次安喜恪引兵從之閔趣常山恪追  
之丙子及於派水紀事本末云及於魏昌之廉臺與閔十戰恪  
皆不勝閔威名素振衆咸憚之恪巡陳諭諸將  
曰閔師老卒疲實難爲用加其勇而無謀一夫  
之敵耳雖有甲兵不足擊也吾今分爲三軍都

犄角以俟之時閔所將多步卒而恪皆騎兵引  
兵將趣林中恪叅軍高開曰吾騎兵利平地若  
閔得入林不可復制宜急遣輕騎邀之旣合而  
陽走誘致平地然後可擊也恪從之魏兵還就  
平地恪分軍爲三部犄角以待謂諸將曰閔性  
輕銳又知吾軍勢非其敵必出萬死衝吾陣中  
一作中軍吾今貫甲厚陣以俟其至諸君但厲卒從  
旁須其戰合夾而擊之箴不克矣遂方陣而前  
戰於魏昌廉臺閔師大敗斬首七千餘級擒閔



送之於薊已卯閔至薊儁立閔而責之曰汝奴僕下才何自妄稱帝邪閔曰天下大亂汝曹夷狄人面獸心尚欲篡逆我中土英雄何爲不得稱帝也儁怒鞭之三百斬於龍城高開被創而卒恪屯軍滹呼一作沱閔將蘇彥遣其將金光帥騎數千襲恪恪擊斬之彥大懼奔於并州恪進據常山霸軍又至繹幕段勤懼與弟思聰舉城來降遂進攻鄴閔大將軍蔣幹輔閔子智閉城固守甲申儁遣評及中尉侯龕等帥精騎一萬

攻鄴癸巳至鄴城外皆降劉寧及弟崇帥胡騎三千奔晉陽庚寅儁又遣廣威將軍軍殿中將軍慕容根右司馬皇甫真等帥步騎二萬助評攻鄴是時司南車成儁大悅告於黓廟鸞巢於正陽殿之西椒生三雛頂上有豎毛凡城獻異鳥五色成章儁謂群僚曰是何祥也咸稱鸞者燕鳥也首有毛冠者言大燕龍興冠通天冕章甫之象也巢正陽西椒者言至尊臨軒朝萬國之徵也三子者數應三統之驗也神鳥五色言



聖朝將繼五行之籙以御四海者也儁覽之大  
悅六月甲子蔣幹帥銳卒五千出城挑戰儁遣  
評等率騎一萬討之斬首四千餘級幹單騎還  
鄴鄴北郡縣悉降相國封奕等一百二十人勸  
稱尊號儁荅曰吾本幽漠射獵之鄉被髮左衽  
之俗歷數之籙寧有分邪卿等苟相褒舉以覲  
非望之事實非寡德所宜聞也丙辰儁如常山  
王午聞魏敗時鄧恒已死午自稱安國王秋八  
月戊辰儁遣恪及封奕陽鶩討午於魯口進兵  
攻之午閉城自守送冉操詣燕軍恪等掠其禾  
稼而還庚午魏長水校尉馬願等開鄴城納燕  
兵戴施蔣幹懸縋而下奔於倉垣評等送冉閔  
妻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司空條攸等并乘輿  
服御及六璽於薊傳國璽蔣幹先已送晉儁欲  
神其事業言歷數在已乃詐云閔妻得之以獻  
賜號曰奉璽君封冉智爲海濱侯申鍾爲大將  
軍右長史以評爲司州刺史鎮鄴冬十月丁卯  
儁還薊故趙將擁兵據州郡者各遣使來降儁



以王擢為益州刺史夔逸為秦州刺史張平為  
 并州刺史李歷為兗州刺史高昌為安西將軍  
 劉寧為車騎將軍恪進屯安平積糧治攻具將  
 討王午丙戌中山蘇林起兵於無極自稱天子  
 恪自魯口還討林閏月戊子儁遣殿中一作廣威將  
 軍慕輿根助恪攻林斬之王午為部將秦興所  
 殺呂護殺興復自稱安國王恪等五百五人奉  
 皇帝璽其上尊號儁許之十一月丁亥署置百  
 官以相國封奕為太尉恪為侍中左長史陽鶩

為尚書令右司馬皇甫真為尚書左僕射典書  
 令張恂為右僕射宋活為中書監韓恒為中書  
 令其餘文武拜授各有差戊辰僭即皇帝位於  
 正陽殿大赦境內殊死已下建元元璽國號大  
 燕郊祀天地時晉永和八年也庚午下令曰追  
 崇祖考古人之令典也其追尊武宣王廙為高  
 祖武宣皇帝文明王玠為太祖文明皇帝時晉  
 適遣使詣儁儁謂之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  
 乏為中國所推已為天子矣乃改司州為中州



置司隸校尉宮建留臺於龍城以玄菟太守乙  
逸爲尚書專委留務

就李

屠喬孫

同訂

項琳之

燕校師天此報晉永時人半也與平不今日  
五期題大妹與內相與日不數示示元重國  
命其籍文加拜外谷不美父及散相皇帝  
今新制爲注對宋古燕中書溫韓外燕中書  
燕校師天此報晉永時人半也與平不今日

前燕錄五

春秋卷第二十七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慕容儁下

元璽二年春二月庚子立妻可足渾氏爲皇后  
世子曄爲皇太子皆自龍城遷於薊宮初后虎  
使人探策於華山得玉版文曰歲在申酉不絕  
如綫歲在壬子真人乃見及此燕人咸以儁之  
應也群下言大燕受命上承先一作光紀黑精之  
君運曆傳屬代金行之后宜行夏之時服周之



冕旗幟尚黑牲牡尚玄從之其隨行文武諸藩使人及登號之日者悉增位三級派河之師守鄴之軍下及戰士賞賜各有差臨陣戰亡者將士加贈二等士卒復其子孫殿中舊人隨才擢敘晉寧朔將軍榮胡以彭城魯郡叛降於儁趙故衛尉常山李犢聚眾數千反於普壁壘儁遣衛將軍恪率眾討降之遂東擊呂護於魯口三月拔之護遁走遣前將軍悅縮追及於野王護使弟奉表請降乃以護爲河內太守故趙樂陵朱

禿平原杜能清河丁嬈陽平孫原各擁兵分據

城邑至是皆來請降儁以禿爲青州刺史能爲

平原太守嬈爲立節將軍原一作元爲兗州刺史

各畱撫其營冬十二月衛將軍恪撫軍將軍軍

左將軍彪一作彭等屢薦給事黃門侍郎霸有命

世之才宜總大任遂以霸爲使持節安東將軍

北冀州刺史鎮常山是年儁遣使聘魏

元璽三年春二月姚襄遣使來降儁以評爲鎮

南將軍都督秦雍益梁江楊荆徐兗豫十州河



南諸軍事鎮洛水疆為前鋒都督荆徐二州緣  
 淮諸軍事進據河南夏四月戊申封撫軍將軍  
 軍為襄陽王左將軍彪一作彭為武昌王衛將軍  
 恪為大司馬侍中大都督錄尚書封太原王鎮  
 南將軍評為司徒驃騎將軍封上庸王安東將  
 軍霸為吳王左賢王友為范陽王前鋒都督疆  
 為洛陽王散騎常侍厲為下邳王散騎常侍宜  
 為廬江王寧北將軍度為樂浪王又封弟桓為  
 交都王遠一作逮為臨賀王徽為河間王龍為歷

陽王納為北海王秀為蘭陵王嶽為安豐王德

為梁公默為始安公倭為南康公又封子臧一作

咸為樂安王亮為渤海王溫為帶方王涉為漁

陽王暉為中山王以尚書令陽鷺為司空仍守

尚書令命冀州刺史吳王霸徙治信都更名曰

垂尋遷侍中錄留臺事鎮龍城大得東北之和

雋忌之復召垂還秋七月丙戌雋大調兵眾因

發詔之日遂號曰丙戌舉九月雋如龍城是年

魏昭成帝遣使報聘於燕



元璽四年夏四月儁自和龍還薊城先是幽冀之人以儁為東遷互相驚擾所在屯結群下請討之儁曰群小以朕東巡故相聚為亂耳今朕既至尋當自定不足討也然不虞之備亦不可以不為於是令內外戒嚴五月秦河內太守王會黎陽太守韓高以郡來降晉蘭陵太守孫黑濟北太守高柱建興太守高瓮各以郡叛降於儁初儁車騎將軍范陽公劉寧屯據薊城降於苻氏至此率戶二千詣薊歸罪儁赦之仍拜後

將軍儁給事黃門侍郎申胤上言曰夫名尊禮重先王之制冠冕之式代或不同漢以蕭曹之功有殊群辟故履劍上殿入朝不趨世無其功則禮空闕至於東宮體此為儀魏晉因循制不納焉今皇嗣過謙準同百僚禮卑逼下有違朝式太子有統天之重而與諸王齊冠遠遊非所以辨章貴賤也祭享朝慶禮宜正服衮衣九文冠冕九旒又仲冬長至太陰數終黃鍾產氣綿微於下此月閉關息旅后不省方禮記曰是月



也事欲靜君子齊戒去聲色惟周官有天子之南郊從八龍之說或以有事至靈非朝享之節故有樂作之禮王者慎微禮從其重前來二至闕鼓不宐有設今之鏗鏘蓋以常儀二至之禮事殊餘節猥動金聲驚越神氣施之宣養寔爲未盡又朝服雖是古禮絳構始於秦漢迄於今代遂相仍準朔望正旦乃具衮舄禮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事者三雨沾服失容其在一焉今或朝日天雨未有定儀禮貴適時不在過恭近

以地濕不得納舄而以衮褱改履案稱朝服所以服之而朝一體之間上下二制或廢或存實乖禮意大燕受命侷蹤虞夏諸所施行空損益定之以爲皇代永制儻曰履劍不趨下太常參議太子服衮冕冠九旒超級逼上未可行也冠服何容一施一廢皆可詳定復下書曰周禮冠冕體制君臣略同中世以來亦無常體今特制燕平上冠悉賜廷尉以下使瞻冠思事刑斷詳平諸公冠悉顏褻屈竹錦纏作公字以代梁處



施之金瑱令僕尚書置瑱而已中秘監令別施珠瑱庶能敬慎威儀示民軌則冬十一月段蘭之子龕初因冉閔之亂擁衆東屯廣固自號齊王稱藩於晉襲儁將榮國於郎山敗之因遺儁書抗中表之儀非儁稱帝儁覽之甚怒遣太原王恪爲征討大都督撫軍將軍陽鶩爲副以討之儁以龕方強盛謂恪曰若龕遣軍拒河不得渡者可直取呂護而還恪分遣諸軍先至河上具舟楫以觀龕志趣龕弟熙驍勇有智謀言於

龕曰慕容恪善用兵加其衆旅旣盛恐不可抗也若聽其濟河頓兵城下雖復乞降恐終不聽王但固守熙請帥精銳拒之於河幸而戰捷王可率大衆馳來追擊使虜疋馬無返若其不捷遽請出降猶不失爲千戶侯也龕不從熙固請不已龕怒殺之十二月高句驪王釗遣使詣儁納質修貢以請其母許之遣殿中將軍刁龕送釗母周氏歸國釗復遣使謝恩貢其方物以釗爲錄營諸軍事征東大將軍營州刺史封樂浪



公王如故

元璽五年春正月恪引兵濟河未至廣固二百餘里段龕率衆三萬來拒丙戌遇於淄水之南與戰大敗之遂執其弟欽斬右長史袁範等龕友辟閭蔚被劊恪聞其賢遣人求之蔚已歿士卒降者數千人龕脫走還城固守恪遂進圍之二月恪招撫段龕諸城己丑龕所署徐州刺史陽郡一作都公王騰及索頭單于薛雲舉衆來降恪命騰以故職還屯陽郡夏五月以尚書左丞

鞠殷爲東萊太守章武太守鮮于亮爲齊郡太守秋七月丙子太子曄卒僞諡獻懷冬十月恪圍龕於廣固先是諸將勸恪宜急攻之恪曰用兵之道有宜緩以克敵有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勢均外有強援慮腹背之患者須急攻之以速大利如我強彼弱無援於外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正謂此也龕恩結賊黨衆未離心濟南之戰非不銳也但龕用之無術以致敗耳今憑阻天險上下戮力攻



守勢倍軍之常法若其促攻不過數旬克之必  
矣但恐傷吾士衆自有事中外兵不暫息吾每  
念之不覺忘寢奈何輕殘民命乎當持久以取  
之不必求功之速也諸將皆曰非所及也軍中  
聞之人人咸悅於是築室反耕嚴固圍壘齊民  
爭運糧以餽燕軍龕嬰城自固樵採路絕城中  
人相食龕悉衆出戰恪破之於圍裏先分騎屯  
諸門龕身自衝盪僅而入一作餘兵皆沒城  
中喪氣莫有固志乃遣其屬段蘊詣晉請救晉

遣北中郎將荀美將兵隨蘊救之次於琅邪憚

恪之強遷延不進會陽郡公王騰寇鄆城

一作  
郟城

美遂襲攻陽郡霖雨城壞騰爲美所獲殺之十

一月丙子恪克廣固龕面縛出降并執朱禿送

薊恪撫安新民遂定齊地以龕爲伏順將軍徙

鮮卑胡羯三千餘戶於薊畱鎮南將軍塵鎮廣

固恪因振旅而還荀美聞龕已敗退還下邳畱

太山太守諸葛攸高平太守劉莊將三千人守

琅邪叅軍譙國戴逵等將二千人守太山燕守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一  
將慕容蘭屯汴城羨進擊之斬蘭而去十二月  
雋遣行人請婚於魏許之

光壽元年春正月雋徵幽州刺史乙逸爲左光  
祿大夫時晉升平元年也二月癸丑復立次子  
中山王暉爲太子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光  
壽夏五月戊寅雋遣撫軍將軍垂中軍將軍虔  
與護軍將軍平熙等率步騎八萬討丁零敕勒  
於塞北大破之俘斬十餘萬級獲馬十三萬疋  
牛羊億餘萬是月遣使奉納禮幣於魏六月雋

殺段龕坑其徒三千餘人匈奴單于賀賴頭率  
部落二萬五千口來降雋拜爲寧西將軍雲中  
郡公處之代郡平舒城冬十月晉太山太守諸  
葛攸來攻東郡入武陽雋遣大司馬恪統司空  
陽鶩及樂安王臧率兵拒之晉師敗績攸走還  
太山北中郎將謝萬時據梁宋懼而遁走恪遂  
進兵渡河略地河南汝穎譙沛皆陷分置守宰  
而還進據上黨冠軍將軍河內太守馮翊以衆  
叛歸於雋盡陷河北之地冬十一月癸酉自薊



徙都於鄴十二月乙巳雋入鄴宮大赦境內殊死已下繕修宮殿復作銅雀臺廷尉常煒上言大燕雖革命創制至於朝廷銓謨亦多因循魏晉惟祖父不殮葬者獨不聽官身清朝斯誠王教之首不刊之式然禮貴適時世或損益是以高祖制三章之法秦人安之自頃中州喪亂遭兵積年或遇傾城之敗覆軍之禍抗師沉卒徃徃而然孤孫煢子十室而九兼三方岳峙父子異邦存亡吉凶杳成天外或便假一時或依羸

博之制孝子糜身無補順孫心喪靡及雖招魂

虛葬以申

一作敘

罔極之情文禮無招葬之文令

不此載若斯之流抱琅玕而無申懷英才而不齒誠可痛也恐非明揚側陋務盡時珍之道吳起二陳之儔終將無所展其才幹漢祖何由免於平城之圍郅支之首何以懸於漢闕謹按戊辰詔書蕩清瑕穢與天下更始以明惟新之慶五六年間尋相違伐則天之體臣竊未安雋曰煒宿德碩儒練明刑法覽其所陳良足錄也今



六合未寧喪亂未已又正當按奇拔異之秋未  
可才行兼舉且除此條聽大同一作衆更議使昌

黎遼東二郡營起鬼廟范陽燕郡構甄廟以護

軍平熙領將作大匠監造二廟秦苻堅平州刺

史劉特率戶五千來降河間李黑聚衆千餘攻

略州郡殺棗疆令衛顏儁長樂太守傅顏討斬

之以吳王垂爲東夷校尉平州刺史鎮遼東初

虜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虎來攻棘城

甄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躡齧人莫能近甄

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常仗之濟難今不欲出者

蓋先君之旨也乃止虎尋奔退甄益奇之至是

年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虧儁比之鮑氏驄命

鑄銅以圖其像親爲銘贊鐫勒其旁置之薊城

東掖門是歲像成而馬歿

光壽二年春初河內太守上黨馮翊自稱太守

附於張平平屢言之儁以平故乃赦其罪署爲

京兆太守旣而與呂護陰通建康時平跨有新

興雁門西河太原上黨上郡之地壘壁三百餘



所胡晉十餘萬戶拜置征鎮爲燕郾峙之勢雋  
遣司徒上庸王評討鴛不克三月甲戌復遣領  
軍將軍慕輿根將兵助評攻鴛根欲急攻之評  
曰鴛壁堅不如且緩之根曰不然公至城下經  
月未嘗交鋒賊謂國家力止於此遂相固結冀  
幸萬一根兵初至形勢方振賊衆駭懼恐有離  
心計慮未定從而攻之無不克者遂急攻之鴛  
與其黨果相猜忌鴛奔野王依呂護盡降其黨  
三月雋常山寺王母祠前大樹自拔乃於根下  
得璧七十珪七十三光色精奇有異常玉雋以  
爲神嶽之命遣尚書郎段勤用太牢祀之每祀  
有一虎往來祠側性頗馴狎而不害於物是月  
攻陷冀州諸郡夏五月遼西獲黑兔秋九月張  
平與故趙將李歷高昌等初因冉閔之亡竝率  
其所部稱藩於雋遣子入侍旣而投欵建康結  
援苻堅竝受爵位羈縻自固雖貢使不絕而誠  
節未盡雋遣上庸王評討張平於并州司空陽  
騫討高昌於東燕樂安王臧攻李歷於濮陽騫



攻昌別將於黎陽拔之歷奔滎陽昌奔東陵載紀

作邵其衆皆降并州壁壘降者百餘所署尚書

右僕射悅綰為安西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并

州刺史以撫之平所署征西將軍諸葛驤鎮北

將軍蘓象寧東將軍喬度鎮南將軍石賢等率

壘壁百三十六一作八來降偽皆復其官爵平率

衆三千奔平陽遣使乞降冬十月偽殺尚書郎

鮮卑段勤以其陰貳於晉也其弟思遂奔於晉

晉太山太守諸葛攸復率衆攻東郡偽遣大司

馬恪等拒之各引而還偽復圖入寇兼欲經略

關西十二月令州郡校閱見丁精覈一作覆隱漏

率戶畱一丁餘悉發為兵欲使步卒滿一百五

十萬期來春大集將進臨洛陽為三方節度武

邑劉貴上書極陳百姓凋弊發兵非法恐人不

堪命必致土崩之變并陳時政不便於時者十

有三事偽覽而悅之下公卿博議事多納用乃

改令三五發兵寬戎備一周悉令明年季冬赴

集鄴都時調發繁數官司各遣使者道路旁午



郡縣苦之太尉領中書監封奕請自今非軍期  
嚴急不得遣使自餘賦發皆責成州郡其郡司  
所遣殫督在外者一切攝還儁從之是歲晉北  
中郎將荀美攻山荏拔之斬太山太守賈堅鎮  
南將軍青州刺史塵遣司馬悅明救之晉師敗  
績復取山荏遂以堅子活爲任城太守

光壽三年春二月儁立小學於顯賢里以教胄  
子三月封子泓爲濟北王冲爲中山王其餘弟  
侄分封有差遂讌群臣於蒲池酒酣賦詩因談

經史論及周太子晉潛然流涕顧謂群臣曰晉  
魏武追痛倉舒孫權悼登無已孤常謂二主緣  
愛稱其無大雅之體才子難得自景先之亡以  
來孤髮髮中白始知二王有以而然卿等謂景  
先定何如也孤今悼之得無貽怪將來邪司徒  
長史李績對曰獻懷太子之在東宮臣爲中庶  
子旣忝近侍聖質志業臣實不敢不知臣聞道  
備無愆其惟聖人乎先太子大德有八未見其  
闕也儁曰卿言過矣然試言之績曰至孝自天



性與道合一也聰敏慧悟機思若流二也沉毅  
 好斷理詣無幽三也疾諛量物雅悅直言四也  
 好學愛賢不恥下問五也英姿邁古藝業超時  
 六也虛襟恭讓尊師重道七也輕財好施勤恤  
 民隱八也儁曰卿雖褒譽然此兒若在吾死無  
 憂也吾既不能追蹤唐虞官天下以禪有德近  
 模三王以世傳授景茂幼冲器業未舉卿以為  
 何如時太子暉侍側績曰皇太子天姿岐嶷聖  
 敬日躋雖八德已聞而二闕未補雅好游畋娛

心絲竹此其所以為損耳儁顧謂暉曰伯陽之  
 言藥石之惠也汝宜誠之暉甚不平因問高年  
 疾苦孤寡不能自存者賜穀帛有差已丑儁夜  
 寢夢石虎齧其脰寤而遂痛惡之命發其棺求  
 尸不獲購以百金莫知之也鄴女子李菟知而  
 告之水經注云後宮言虎葬於東苑一作觀下  
 於是掘焉下度三泉得其棺剖棺出尸尸僵不  
 腐儁蹋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也遣御  
 史中尉楊約數其殘酷之罪而鞭之投於漳水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七

五



尸倚橋柱不流及秦滅燕王猛爲之誅李荊收而葬之秋七月晉平北將軍高昌爲儁所逼力不能拒自白馬奔於滎陽八月晉太山太守諸葛攸率水陸二萬來伐入自石門屯於河渚攸部將匡超進據嵩嶽蕭館屯於新柵又遣督護徐冏率水軍三千泛舟上下爲東西聲勢儁遣上庸王評長樂太守傅顏等統步騎五萬戰於東阿攸兵大敗冬十月儁寇東河晉遣西中郎將謝萬次下蔡北中郎將鄒曇次高平率師來

拒萬矜豪傲物但以笑詠自高未嘗撫衆乃召集諸將一無所言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旣而萬率衆入渦潁以援洛陽曇以病退屯彭城萬以燕兵大盛故曇退卽引兵還衆遂驚潰萬狼狽單騎遁歸塞北七國賀蘭涉勒等皆降十二月辛酉儁寢疾謂大司馬太原王恪曰吾所患愒然當恐不濟脩短命也復何所恨但二寇未除景茂冲幼慮其未堪家國多難吾欲遠追宋宣公以社稷屬汝恪曰



太子雖幼天縱聰聖必能勝殘刑措臣實何人  
敢干正統儁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邪恪曰陛  
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能輔少主乎  
儁喜曰汝若行周公之事吾復何憂李績清方  
忠亮堪任大事汝善遇之乃召吳王垂還鄴時  
所徵郡國兵悉集鄴城盜賊互起每夜攻劫晨  
昏斷行於是寬常賦設奇禁盜賊有相告者賜  
奉車都尉捕誅賊首木穀禾等百餘人乃止  
建熙元年春正月癸巳儁疾少差大閱兵於鄴

欲使大司馬恪司空陽鶩將之入寇旣而疾篤  
乃召恪鶩及司徒評領軍將軍慕輿根等受遺  
詔輔政甲午儁薨於應福殿時晉升平四年也  
先是月犯太白在昴占曰人君死一曰趙地有  
兵至是而儁卒時年五十三在位十二年葬於  
龍陵儁諡景昭皇帝廟號烈祖儁雅好文籍性  
嚴重慎威儀未嘗以慢服臨朝雖閒居晏然亦  
無懈怠之色云

就李屠喬孫



項琳之同訂

前燕錄六

春秋卷第二十八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慕容暉上

慕容暉字景茂僑之第三子也元璽元年封為中山王尋立為皇太子光壽四年春正月甲午僑薨群臣欲立太原王恪恪曰國有儲君非吾節也於是立暉遂以晉升平四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建熙二月尊母可足渾氏為皇太后以太原王恪為太宰錄尚書行



項琳之同訂

前燕錄六

春秋卷第二十八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慕容暉上

慕容暉字景茂僑之第三子也元璽元年封為中山王尋立為皇太子光壽四年春正月甲午僑薨群臣欲立太原王恪恪曰國有儲君非吾節也於是立暉遂以晉升平四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建熙二月尊母可足渾氏為皇太后以太原王恪為太宰錄尚書行



周公事專掌百揆上庸王評為太傅陽鶩為太保慕輿根為太師叅輔朝政自餘文武諸臣拜授各有差曄既庸弱國事皆委之於恪慕輿根自恃先朝勲舊心不服恪潛欲為亂詳具恪與根傳恪與評密謀奏根罪狀使右衛將軍傅顏收根於內省誅之并其妻子黨與大赦境內死死已下三月己卯葬雋於龍陵時所徵郡國兵以燕朝多難互相驚動徃徃擅自散歸自鄴以南道路斷塞太宰恪以吳王垂為使持節征南將軍都督

河南諸軍事兗州牧荊州刺史鎮梁國之蠡臺

孫希泳之子也為并州刺史傅顏為護軍將軍帥騎

二萬觀兵河南臨淮而還境內乃安夏四月以單男為雁門太守冬十一月太宰恪欲以李績為右僕射曄不許恪屢以為請曄曰萬機之事皆委之叔父伯陽一人曄請獨裁出為章武太守績遂以憂死

建熙二年春正月乙丑辰時月在危宿奄太白占之曰天下靡散二月平陽人舉郡來降曄以



建威將軍段剛為太守遣督護韓苞將兵共守平陽方士丁進有寵於暉欲求婚於太宰恪說恪令殺太傅評恪大怒奏收進殺之三月雋所署寧南將軍河南太守呂護據野王潛通於晉晉拜護為前將軍冀州刺史護欲引兵襲鄴事覺太宰恪將兵五萬冠軍將軍皇甫真將兵萬人共討之兵至野王護嬰城自守護軍將軍傅末波一作顏言於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既臨上下喪氣曾不敢闕兵中路展其螻螂之心此則

士卒攝魂敗亡之道也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為長久之計今賊形便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大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守備未易卒平頃攻黎陽多殺精銳卒不能拔自取困辱今一作圍之窮城樵採路絕內無蓄積外無救援我深溝高壘坐而守之休養將卒以重官美貨離間其黨事淹勢窮其釁易動於我不勞而寇賊日弊不過十日取之必矣此為兵不血刃坐以制勝也何必多殺士卒以求旦



夕之功乎乃築長圍守之夏四月桓溫以其弟黃門郎桓豁將兵取許昌破鎮南將軍麈秋七月恪圍野王數月護遣其將張興率勁卒七千出戰傅末波擊斬之城中日感皇甫真戒部將曰護勢窮奔突必擇虛隙而投之吾所部士卒多羸器甲不精宜深爲之備乃多課櫓楯親察行夜者護食盡果夜悉精銳趨真所部突圍不得出恪引兵擊之護衆歿傷殆盡棄妻子奔滎陽凡經六月而野王潰恪存撫降民給其廩食

徙士人將帥於鄴自餘各隨所樂以護叅軍廣平梁琛爲中書著作郎并州刺史張平叛襲平陽殺段剛韓苞又攻雁門殺太守單男旣而爲秦所攻復詣燕謝罪以求救恪以平反覆不許冬十月呂護復自滎陽叛歸於暉暉赦之以爲廣州刺史仍領寧南將軍十二月大赦

建熙三年春正月豫州刺史孫興上疏請攻洛陽曰晉將陳祐弊卒千餘介守孤城不足取也暉從其言遣護軍將軍傅末波一作顏與寧南將



軍呂護率衆進據河陰二月末波北襲敕勒大  
獲而還護攻陷小壘進逼洛陽三月乙酉晉輔  
國將國河南太守戴施奔於宛冠軍將軍陳祐  
告急夏五月丁巳大司馬桓溫遣北中郎將庾  
希及竟陵太守鄧遐率舟師三千人助祐守洛  
陽六月護退守小平津中流矢卒鄧遐進屯新  
城庾希部將何謙及暉將劉則戰於檀丘則衆  
敗還秋七月征東叅軍劉拔刺殺征東將軍冀  
州刺史范陽王友於信都八月將軍段崇收軍

北渡屯於野王庾希自下邳退鎮山陽冬十一  
月魏昭成帝以女妻暉暉亦納女於帝以備後  
宮

建熙四年夏四月暉遣寧東將軍忠攻滎陽滎  
陽太守劉遠奔魯陽癸卯忠進拔密城遠奔於  
江陵冬十月遣鎮南將軍塵攻陳畱太守袁披  
於長平汝南太守朱斌承虛來襲許昌克之  
建熙五年春正月丙辰祀於南郊大赦二月暉  
復遣太傅評龍驤將軍李洪略地河南潁川太



守李福戰歿評遂侵汝南汝南太守朱斌奔於壽春進圍陳郡陳郡太守朱輔嬰城固守大司馬桓溫遣江夏相劉岵來援評等引還夏四月甲辰暉復遣李洪攻許昌敗晉兵於繁城朱斌奔於淮南朱輔退保彭城洪遂拔許昌南陳郡徙萬餘戶於幽冀二州暉遣鎮南將軍塵雷屯許昌秋七月遣太尉封奕侍中慕輿龍詣龍城徙宗廟及所留百官於鄴都八月太宰恪謀取洛陽先遣人招納士民遠近諸塢皆來歸附

乃使司馬悅希軍於盟津豫州刺史孫興分戍

成臯為之聲援九月悅希引兵略河南諸城盡

取之冬十月封奕等迎神主於和龍初暉委政

太宰恪專受經於博士王歡一作王勸助教尚鋒秘

書監郎一作杜詮竝以明經講論左右至是通諸

經祀孔子於東堂以歡為國子祭酒鋒國子博

士詮散騎侍郎其執經侍講者皆有拜授

建熙六年春二月太宰恪吳王垂攻逼洛陽恪

謂諸將曰卿等常患吾不攻今洛陽城高而兵



弱易克也勿更畏懦而怠惰遂進攻之三月拔  
金城寧朔將軍竺瑶奔於襄陽執冠軍長史揚  
武將軍沈勁勁字世堅吳興武康人父充與王  
敦構逆衆敗而逃爲部將吳儒所殺勁當坐誅  
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後竟殺儒以報仇勁少有  
節操哀父死於非命志欲立勲雪恥年三十餘  
以刑家不得仕而止至是恪逼洛陽冠軍陳祐  
守兵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效力詔補長史  
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行屢以少擊衆摧破

燕軍洛陽糧盡援絕祐自度不得守乃以救許

昌爲名畱勁五百人守之身率衆奔新城

一作陸渾

勁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其時矣爲恪所執勁神  
氣自若恪奇而將宥之中軍將軍慕輿虔曰勁  
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爲人用今若赦之必爲  
後患遂殺之恪略地至嶠澗關中大震秦苻堅  
自將屯陝城以備之恪以左中郎將筑爲假節  
征虜將軍洛州刺史鎮金墉吳王垂爲都督荆  
揚洛徐兗豫雍益涼秦等十州諸軍事征南大



將軍荊州牧配兵一萬鎮魯陽恪遂還鄴謂僚屬曰吾前平廣固不能濟辟閭蔚今定洛陽使沈勁爲戮雖皆非本心然身爲元帥實有愧於四海夏四月壬午太尉武平匡公封奕卒以司空陽鷺爲太尉侍中光祿大夫皇甫真爲司空領中書監

建熙七年春二月時境內多水旱太宰大司馬恪太傅司徒評竝稽首歸政上章綬請遜位還第曰臣以朽闇器非經國過荷先帝拔擢之恩又蒙陛下殊常之遇猥以輕才竊位宰祿不能上諧陰陽下釐庶政致使水旱愆和彝倫失序轅弱任重夕惕惟憂臣聞王者則天建國辨方正位司必量才官惟德舉台傅之重參理三光苟非其人則靈曜爲虧尸祿貽殃負乘招悔由來常道未之或差夫以姬旦之勲聖猶近則二公不悅遠則管蔡流言況臣等寵緣戚榮官非才授而可久黜天官塵蔽賢路是以中年拜表披陳丹款聖恩齒舊未忍遐棄奄冉偷榮愆責



彌厚自待罪台司歲餘辰紀忝冒宰衡七載於茲雖乃心經略而思不周務至今二方干紀跋扈未庭同文之詠有慙盛漢深乖先帝付托之規甚違陛下垂拱之義臣雖不敏竊聞君子之言敢忘虞廷避賢之美輒循兩疏知止之分謹送太宰大司馬太傅司徒章綬惟坐詔一作許曄曰朕以不天早傾軋覆先帝所托惟在二公二公懿親碩德勲高魯衛翼贊王室輔導朕躬宣慈惠和坐而待旦虔誠夕惕美亦至矣抑亦

二公之力也今關右有未賓之氏江吳有遺燼之虜方賴謀猷混寧六合豈宜虛已謙冲以違委任之重王其割二疏獨善之小以成公旦補袞之大恪評等固請致政曄曰夫建德者必以終善爲名位命者則以功成爲效二公與先帝開搆洪基膺天明命將廓夷群醜紹復隆周之業一作迹今災青橫流乾光墜曜朕以眇躬猥荷大業不能上成先帝遺志致使二虜遊魂所以功未成也豈宜冲退且古之王者不以天下爲



榮憂四海若荷擔然後仁讓之風行則比屋而可封今道化未純鯨鯢未殄宗廟之重非惟朕躬二公所憂也當思所以寧濟兆庶靖難敦風垂美將來侔蹤周漢不宜崇飾常節以違至公遂斷其讓表恪評乃止夏五月暉下書曰朕以寡德蒞政多違亢陽三時光陰錯緒農植之辰而零雨莫降其令有司徹樂大官以菜食常供祭奠既而澍雨秋九月鎮律郎郭欽奏議以暉承石虎木為木德從之冬十月遣撫軍將軍下

邳王厲寇兗州攻晉太山太守諸葛攸攸奔淮南拔兗魯高平諸郡置守宰而還十二月晉南陽督護趙億叛據宛城以郡來降暉遣南中郎

將趙槃一作盤自魯陽戍之

建熙八年春二月撫軍將軍下邳王厲鎮北將軍宜都王桓襲敕勒夏四月鎮南將軍塵攻竟陵太守羅崇一作崇擊破之太宰大司馬太原王恪有疾言於暉曰吳王垂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故臣得先之臣死之後願陛



下舉國以聽吳王五月壬辰恪疾篤暉親視之  
 囑以後事言終而卒六月晉右將軍荊州刺史  
 桓豁竟陵太守羅崇攻宛城拔之趙億走趙槃  
 退歸魯陽豁遣輕騎追槃及於雉城大戰破之  
 槃為豁所執因失宛城秋七月下邳王厲等破  
 敕勒獲馬牛數萬頭初厲兵過魏代地犯其祭  
 田昭成帝率眾伐之暉遣平北將軍武強公慕  
 輿塗以幽州兵戍雲中八月昭成攻雲中塗棄  
 城走振威將軍慕輿賀辛戰沒冬十二月甲子  
 太尉陽鶩卒以司空皇甫真為太尉侍中光祿  
 大夫李洪為司空

建熙九年春二月以車騎將軍中山王冲為大  
 司馬冲暉之弟也以荊州刺史吳王垂為侍中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秦苻堅將苻庾據陝城  
 來降請兵應接時有圖讖曰燕馬當飲渭水堅  
 恐暉乘釁入關大懼乃盡精銳以守華陰暉群  
 下議欲遣兵救庾因圖關右太傅評素無經略  
 又受苻氏間貨阻其議曰秦大國也今雖有難



未易可圖朝廷雖明未如先帝吾等智略又非  
太宰之比但可閉關息旅保寧疆場足矣平秦  
非吾事也魏尹征南將軍范陽王德上疏曰先  
帝應天順時受命革代方以文德懷遠志平六  
合神功未就奄忽升遐管周文既沒武王嗣興  
伏惟陛下則天比德揆聖齊功闡崇軋基纂成  
先志逆氏僭據關隴號同王者惡積禍盈自相  
疑戮釁起蕭牆國分爲四投誠請援前後相繼  
豈非凶運將終數歸有道兼弱攻昧取亂侮亡  
機之上也今秦土四分可謂弱矣時來運集天  
贊我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事足以觀  
矣宜應天人建牧野之旗命皇甫真引并冀之  
衆徑趨蒲坂吳王垂引許洛之兵馳解庾圍太  
傅評總京師虎旅爲二軍後繼傳檄三輔示以  
禍福明立購賞獲城卽侯微功必錄此則鬱槩  
待時之雄抱志未伸之桀必嶽峙灞上雲屯隴  
下天羅旣張內外勢合區區僭豎不走則降渾  
一之基於此乎在願陛下獨斷聖慮無訪二公



曄覽表大悅將從之群下又多請救陝因圖關

中者評固執不許乃止苻庾知評曄之無遠略

恐救師不至乃遣吳王垂及皇甫真牋曰苻堅

王猛皆人傑也謀為燕患久矣今不乘機取之

恐異日燕之君臣將有滎東之悔矣垂得書私

於真曰方今為人患者必在於秦主上富於春

秋未能畱心政事觀太傅識度豈能及苻堅王

猛乎真曰然吾雖知之如言不用何秋八月時

王公貴戚多占民為蔭戶國之戶口少於私家

倉庫空竭用度不足尚書左僕射悅縮言於曄

曰太傅政尚寬和百姓多有隱附傳曰惟有德

者可以寬臨其眾其次莫如猛今諸軍營戶三

分共貫風教陵弊威綱不舉宜悉罷軍封以實

天府肅明法令以清四海曄納之縮既定朝制

朝野震懼出戶二十餘萬冬十一月左僕射悅

縮卒十二月有神降於鄴自稱相汝一作汝有聲

與人接款數日而去

就李屠喬孫



項琳之同訂

其貫風埃刻樂風靡不舉宜悉罷軍桂以實  
 春西以實調其衆其大莫收益今諸軍營只三  
 日太難延尚實叶百其多自劉州對日琳亦謝  
 一軍空臨用莫不且尚書古對博劍錄言外報



壽